

書經大全

一

特別
412
16
14



學士校正古本官板書經大全卷之一

虞書

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
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
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為
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陸氏曰虞
書凡十六
篇十一篇亡○復氏曰二典禹謨俱謂之虞書
者蓋三聖授受實守一道謂之唐書則可以該

內閣大學士 璠泉 申時行 校書
國子監祭酒 具區 馮夢禎 泰閣
閩芝城建邑 書林 余氏 仝梓



不可以該禹
謂之夏書則
可以該舜

舜不可以該堯惟曰虞書則
見舜上承堯堯下授於禹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書名後漢許曰典從冊在
元基音與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
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
常法故又訓為常也今文伏生所授馬古
文孔壁所藏皆有宋子曰死謚周道也其
師為盜如堯舜禹之類有來堯舜禹也無
意義堯字從二舜禹之類有來堯舜禹也無
舜只是存名所謂頌如舜字之堯然也無
義禹者缺跡今說文篆禹字之堯然也無
若先而以此為號也無舜意義况虞舜則
加之號矣有來堯舜禹只是名非辨也○

首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
耳至堯始為治道因事制法著見功而治
有為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書○堯舜
二典與他書不同如易之有乾○坤○
大生二書之題分耳非古之有乾○坤○
臨川吳氏曰此篇蓋舜崩之後虞史紀也
之行事以該初終者統於尊也○虞史紀也
名舜典而名堯典○梅順始分慎徽五典以
篇止名堯典○陳振孫曰堯典所引二十
放勳乃姐落之文曰堯典則知古無舜典

曰若稽古帝堯コニ放勳欽明文思安安テ
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ニ

聖又及

浦西友

去古博同

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用書越若來
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
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
如此也放至也猶書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
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用通明也
敬體而明用也文章也意思也文著見也
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
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
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為恭而不
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
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

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
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
讓以其行聲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
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敘
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
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
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
忽哉初頭出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第一篇是
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第一箇字如今看
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
家精神在此方看得徹下工夫始聖人田地不
曾專一在此方看得徹下工夫始聖人田地不
只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為

首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
是○文○理○詳○察○粲○然○可○觀○而○其○本○領○能○發○便○能○明○惟○明
故○文○字○當○重○疊○字○若○小○心○翼○翼○成○性○存○下○來○遠○又
曰○敬○字○簡○重○疊○字○若○小○心○翼○翼○成○性○存○下○來○遠○又
安○只○是○簡○重○疊○字○若○小○心○翼○翼○成○性○存○下○來○遠○又
欽○明○文○思○皆○本○於○自○然○不○出○於○勉○強○存○下○來○遠○又
實○克○則○是○能○○本○於○自○然○不○出○於○勉○強○存○下○來○遠○又
作○書○者○贊○詠○堯○德○如○此○○元○城○劉○氏○曰○謂○也
為○粵○若○稽○古○粵○若○發○語○之○○薛○稽○考○也○言○史○氏○考○古
有○此○事○也○蓋○粵○若○發○語○之○○薛○稽○考○也○言○史○氏○考○古
者○則○謂○之○惟○稽○古○若○發○語○之○○薛○稽○考○也○言○史○氏○考○古
文○欽○思○表○稟○之○見○也○蘊○而○在○內○則○為○思○欲○而○在○外○則○為
德○惟○堯○為○能○安○○謂○也○蘊○而○在○內○則○為○思○欲○而○在○外○則○為
德○之○盛○者○上○安○○謂○也○蘊○而○在○內○則○為○思○欲○而○在○外○則○為
氏○曰○堯○之○德○以○欽○為○首○而○其○行○以○恭○為○先○○西○山○真
學○聖○人○此○其○準○的○也○○王○氏○克○恭○曰○欽○讓○是○堯○之○思○安
安○是○堯○之○此○其○準○的○也○○王○氏○克○恭○曰○欽○讓○是○堯○之○思○安
諸○行○事○者○異○於○天○人○者○與○○欽○明○文○思○或○可○能○也
能○行○事○者○異○於○天○人○者○與○○欽○明○文○思○或○可○能○也
也○行○事○者○異○於○天○人○者○與○○欽○明○文○思○或○可○能○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支所稱是也九族
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
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音內
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
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變美辭變變
惡為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
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朱子曰○堯明俊德是
峻德只是說堯之德與文王克明德之意○堯明
自欽明文思以下皆說堯之德則所謂克明俊德

齊月氣詩章時綱官是只是處必畫妻夫二如親德俊見者
家大象於之者五族說百姓此泥簡可與母之謂所至俊學之德之人似有
治德不穆之相皆分曉不齊而百之類若國之語說百姓中百多姓
國即其矣○蓋神化之妙誰以形首與直言變者如
平天○西○山○真○氏○曰○睦○者○親○之○應○昭○明○者○乃○三
下之名也○明後德者修身之序也○此帝者為治之序也○先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名也○明後德者修身之序也○此帝者為治之序也○先

言明明俊德謂堯自明其德后言平章百姓而百姓昭明
昭明俊德謂堯自明其德后言平章百姓而百姓昭明
德為新之民而明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
蓋本之堯典也堯典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
氏曰堯明俊德也堯典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
雍者推此明俊德也堯典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
矣傳謂此言堯推其德自天地間盡在春風和氣中
謂放勳者自功推此其德自天地間盡在春風和氣中
者也豈勳者自功推此其德自天地間盡在春風和氣中
之性盡人之性者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

也吳廣大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
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曰而繞地一
乃者繼事之辭羲和氏王曆象授時之官若順
也吳廣大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
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曰而繞地一

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皆眾星
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
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
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聲去下文
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義和即古時
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曆是古時
一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曆是古時
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曆是古時
是器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事○在無成○曆是古時
見三辰之所在○知三辰之事○在無成○曆是古時
掌天地四時之官○知三辰之事○在無成○曆是古時
日所會之辰○知三辰之事○在無成○曆是古時
戊為降婁三月酉為大梁四月會亥辰為實沈五月未
為鶉首六月午為鶉火七月寅為析木八月辰為
專星九月卯為大火十月寅為鶉首十一月丑為
星紀十二月子為玄枵謂之星與辰一也舉其人之所
曆見為星論其日月所會謂之星與辰一也舉其人之所
曆見為星論其日月所會謂之星與辰一也舉其人之所

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皆以欽敬為主○程子
曰事之最大者齊治平治天下之道也○兩端而治曆
度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也○兩端而治曆
曰昔少昊氏命官啓鳳鳥氏司曆閏玄鳥氏司分伯
氏司至青鳥氏命司啓鳳鳥氏司曆閏玄鳥氏司分伯
最為詳及夏義和合為一其賤已畧至周曰為天
史正歲以中土為序義和合為一其賤已畧至周曰為天
星辰非上哲有之所不能及成法已具○漸安陳氏曰
可步占所比始重終輕其勢然也○具漸安陳氏曰
重黎自掌天比始重終輕其勢然也○具漸安陳氏曰
官紛又命之說雖分四時實通○陳氏曰言曰
至冬復命之說雖分四時實通○陳氏曰言曰
授與允釐意相以聖人通兼云○陳氏曰言曰
已教天之心於事何往不敬而况於事天治民之授
乎者際聖人於事何往不敬而况於事天治民之授

嶠音隄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

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

尾

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略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嘗

括天曆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來冬短為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書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胡孟反僧名孫出隱嵩山推以鶉火為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奧反於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孺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出方度其日景如唐時尚被

南則日星月五星之運行皆在北極之外意亦適
口則中星月五星之運行皆在北極之外意亦適
方之鷓鴣首鳥星在星宿之東首互相通也
為鷓鴣首鳥星在星宿之東首互相通也
有鷓鴣首鳥星在星宿之東首互相通也
宿以象言必於南方半見日極東行之二
各以象言必於南方半見日極東行之二
十有八宿常半隱見日極東行之二
南方宿形四方傾有定星而無中常各以
方宿胃昴畢觜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張
奎妻心尾箕東方宿也
房心尾箕東方宿也
鄭氏曰仲春陽中萬物生於東其居在帝
亦曰仲春陽中萬物生於東其居在帝
為陽中萬物生於東其居在帝
東在東居治東方之官其在帝都而仲統
位謂萬物生於東其居在帝都而仲統
亦謂萬物生於東其居在帝都而仲統
鄭氏曰仲春陽中萬物生於東其居在帝
亦曰仲春陽中萬物生於東其居在帝
為陽中萬物生於東其居在帝
東在東居治東方之官其在帝都而仲統

至而後曆耳其必驗之於四地非常也
使分陰陽而治之也
地之陰陽乃與地象得運之正也
地之陰陽乃與地象得運之正也
林少頴作萬物之類也
秋致月是也
秋致月是也
他處皆不飲獲矣大抵義和四景致乃冬
之民得築一臺而分更不耕種矣
之民得築一臺而分更不耕種矣
絕鳴鶴羽等事亦鳥獸自然如谷南郊則
此因者因民所祈後夷是事非萬物如谷
立於春夜厥民析因之類寅寅寅寅寅寅
處宅度也東節南類西成則求節候也
土圭之法是也
恐去四方少類
人當法是也
入去四方少類
恐去四方少類
恐去四方少類

全一書
一
七

夏官
殷下啟

在南極之北極之間故取中而謂之
東隅西谷東南交朔方是玄武西方
南方朱鳥西南方蒼龍北方玄武
天而命申命四子為也○新安陳氏曰
分命申命四子為也○新安陳氏曰
分命申命四子為也○新安陳氏曰
其分不通可知矣惟識其推步或差
而分不通可知矣惟識其推步或差
為可通蓋乃命之或於法而審訂之
命申命又恐其或於法而審訂之
曆此敬重之分也而後觀日景乎此
亦然豈待不可及也而後觀日景乎
諸解而不可及也而後觀日景乎

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
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

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壯盛所當變
化之事也史記索隱唐司馬作南為謂所當為之
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
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南至之景尺有五寸謂
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
蒼龍七宿火謂大火身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
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也因析而又析以氣愈執而
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問平秩南
氏謂如周禮致日之致此乃致南方之非致中
日致日乃考日中之景如周禮土圭之法非致中
星也敬致只是冬夏致日之致如寅賓是賓其出
故也伊川曰則景是三萬里者而天地之位蓋如
一也伊川曰則景是三萬里者而天地之位蓋如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此言蓋設所謂升降一萬五千里中者謂冬夏曰行南陸北陸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耳非謂周天只二萬里也○唐孔氏曰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各左傳言大火中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曰蒼龍之火星特舉一月流火鳥不類○金氏曰周禮冬致日左氏曰官居大以底井前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夏至東井近極故於短立八尺之表而景長八寸八分冬至於牽牛遠極故於長立八尺之表而景長八寸八分春分秋分日南至角去極中而景長八寸四分夏至於牽牛遠極故於長立八尺之表而景長八寸四分

西謂西極之地也曰昧谷者以日所入而名也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莫去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為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率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毳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獨曰宅西徐廣云今天下水之西縣也○孔氏曰昧宜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宜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謂夷東可知○唐孔氏曰谷者日所行之道非實有谷而日之餞故餞為送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

星昴以正神久厥民隩鳥獸氄毛

朔方北方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平聲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之位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獸生與

反羣充考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義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是聖人之教天動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遠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璧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自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二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也周下衍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以追

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
其年而不及至隋劉焯取一家中數七十五
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因附著于此
是時候至歲一改易於此有終而復始之意○朔易亦
自是時候起至今已行度五十鐘律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
所以多起因言古之度以律求之或過則損不及則益
是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非私意為之也○聖
人其書亦必有一之巧然皆法而愈矣○三代而下造
曆者紛又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常日星
古積氣皆動也○法也○其行度或徐或過無常日星
齊使速或過不及乎天度不為我虛實之數
密遲速或過不及乎天度不為我虛實之數
而律波之無定自推而失矣○通言者非私意為之也○聖
乃其行度之無定自推而失矣○通言者非私意為之也○聖
曆者為數狹而不足包之耳○常度是法也○定數

中於午月一令占時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此堯時似
史公曆書說大初然却足顯頭四分曆考亦
統曆唐書一王外曆最詳備五代王司天考亦
簡嚴然一行王外曆最詳備五代王司天考亦
朴曆是七○百二○加去季通亦用之代二王司天考亦
六十數○萬○物○盡○於○此○朔○蓋○而○復○生○故○北○稱○朔○王○言○百
李巡曰萬物盡於此朔蓋而復生故北稱朔王言百
云改歲入此室處釋宮云西南隅謂之奧孫炎曰
為改歲入此室處釋宮云西南隅謂之奧孫炎曰
室中隱奧不處也○是宮內之月朔更始之意也
○王氏曰不處也○是宮內之月朔更始之意也
以位言則不處也○是宮內之月朔更始之意也
幽則三時言則不處也○是宮內之月朔更始之意也
且終而有察意始者終言而朔意成○今歲之終
其陰而後始謂之朔易○冬農事畢矣故謂之
來歲之始謂之朔易○冬農事畢矣故謂之
主不窮之始謂之朔易○冬農事畢矣故謂之
潤色也○程子曰古者功作之實本化而始於冬月閉
潤色也○程子曰古者功作之實本化而始於冬月閉

旁通云度凡
千四百六里千
四步六寸四分
先生云凡地南
北三百里差一
度即日本
三千里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庶績咸熙

咨嗟也嗟嘆而告之也暨及也朞猶周也允信釐

治其官庶衆績功成皆熙廣也天體至圓周圍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匝一周

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

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

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

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

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一而一

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

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

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

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

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一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

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

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

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日之一也
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
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十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
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
定矣十二失閏字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
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月
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
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
亦只左旋但天行健一日
退一度而周常差過一度日月遠天而退日是一日
分一度之一每歲只有三百六十日所以置閏所餘五日四分
日盈所少六日為朔虛○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為
而今年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者積朔空餘分以為閏

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日之一也
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
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十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
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
定矣十二失閏字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
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月
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
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
亦只左旋但天行健一日
退一度而周常差過一度日月遠天而退日是一日
分一度之一每歲只有三百六十日所以置閏所餘五日四分
日盈所少六日為朔虛○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為
而今年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者積朔空餘分以為閏

論天則在太虛空裏去處如舊時在這一處天自是
日則在太虛空裏去處如舊時在這一處天自是
月則在太虛空裏去處如舊時在這一處天自是
星行曰曆一奇五至謂所分天度之速周說問了契二又袞得不在太虛空裏去處如舊時在這一處天自是
右一月行以一二四分一年一度亦則天日為退二進一度積度至三日百六又行行一那角上起曰天自是
行度行進周十分九度之周亦則天日為退二進一度積度至三日百六又行行一那角上起曰天自是
之月進數天九度之周亦則天日為退二進一度積度至三日百六又行行一那角上起曰天自是
說行月難進數半強行不盡本過之度積度至三日百六又行行一那角上起曰天自是
其實三度○只為順天與左相退為恰行會而得六退十過一何與天日則亦
非右有奇家退數而左退故謂為逆右而謂有十年而日二四度日曰日則亦
也此乃美所之法故謂為逆右而謂有十年而日二四度日曰日則亦
橫截所退故謂為逆右而謂有十年而日二四度日曰日則亦
云故之謂為逆右而謂有十年而日二四度日曰日則亦
左有度之逆右而謂有十年而日二四度日曰日則亦
旋日却右而謂有十年而日二四度日曰日則亦
處月云正右謂有十年而日二四度日曰日則亦
其五日

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問歪星在
旋者星與日月亦旋否曰今諸家是如說星在
渠說天曉所外詩傳只載舊說或問此亦易見且
恐一人不曉是外詩傳只載舊說或問此亦易見且
以轉緩雖都此是外詩傳只載舊說或問此亦易見且
轉了改若退字問曆家逆字皆存慢便大輪轉急右
皆正是月遲又家問日行是陽如度何者改作順字如
何却少及遲曰又家問日行是陽如度何者改作順字如
且如月生於西一度夜行一遲漸不度向東十至有奇日
問如三多則當日比天行如說則美美着那相通云西
度教九執今奇以曆比家行如說則美美着那相通云西
域曆有九執今奇以曆比家行如說則美美着那相通云西
小曰家自執今奇以曆比家行如說則美美着那相通云西
四百日九是以有曆比家行如說則美美着那相通云西
后月月初九是以有曆比家行如說則美美着那相通云西
氣在月月初九是以有曆比家行如說則美美着那相通云西
未盈三歲延得一月當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

成舉一歲之曆象○唐孔氏曰四分日之八百六十日內
一舉全歲之言實餘十日正度進而與日弱也○
七行每歲之日過十一度無定奇閏有定法會以成
天行速每不及日十一度無定奇閏有定法會以成
月每不及日十一度無定奇閏有定法會以成
字為○此日節之大要者一歲之日有六日
歲之省也○
通也○
而少過之者○
之也○
退也○
以也○
皆也○
星也○
積也○
於也○
生也○
百也○
日也○

遂北為三○
南行皆合其度夫星四度近之而相去凡天之東
與日離皆合其度夫星四度近之而相去凡天之東
橫南北皆合其度夫星四度近之而相去凡天之東
十之六分日之三百二也○
百者以與日會也○
天者以與日會也○
又者以與日會也○
二者以與日會也○
未詳也○
餘信則其與天會也○
年與天會也○
故古於今少道與天會也○
功於氣無與天會也○
與日月會也○
而為一會也○
望則暫違乎常板氣以晦朔望為度而三會也○
之則暫違乎常板氣以晦朔望為度而三會也○
半有奇二會之外入再會之其初而三月一會則九日
必出會之氣入再會之其初而三月一會則九日

月之者以望於前此置用天不用之而人用之也人待前
月則月無久遠而及終前月望后月則日月相餘裕而待前
月農棄之候常不月失序而人與天常不相餘裕矣十九
九年七閏則無少月及百三十一會與天不日一十
會平年閏而無少月及百三十一會與天不日一十
秋不置閏則無少月及百三十一會與天不日一十
晦平不晦安日隨節而失初氣則為五月初八皆然當朔不驚蟄為
望平不兩朔虛而失初氣則為五月初八皆然當朔不驚蟄為
累又兩朔虛而失初氣則為五月初八皆然當朔不驚蟄為
前皆然兩朔虛而失初氣則為五月初八皆然當朔不驚蟄為
而三閏三后月則亦月者有之閏則消息停常氣節而息移自
也三閏三后月則亦月者有之閏則消息停常氣節而息移自
然一月內無中氣而為閏月則消息停常氣節而息移自
之分也一者對周歲全日之外其零度有亦一度四分中分
之

其二百三十五分即四分中一分九百四十分
十零四度有奇九十分是即四分中一分九百四十分
月六時零九十分是即四分中一分九百四十分
日餘分會得積以日法算之其五十六日零四分
分三而得積以日法算之其五十六日零四分
此日一歲小閏月之數也每九年一閏歲通三有百
同日須置七閏月之數也每九年一閏歲通三有百
云暮者一七閏月之數也每九年一閏歲通三有百
也蓋今有六立春到明年立春何也此百五十四歲
三蓋今有六立春到明年立春何也此百五十四歲
之百有六立春到明年立春何也此百五十四歲
六旬有六立春到明年立春何也此百五十四歲
五刻始有六立春到明年立春何也此百五十四歲
日去二始有六立春到明年立春何也此百五十四歲
蓋去二始有六立春到明年立春何也此百五十四歲
而何二氣必虛之數也盈合為一月舉全數而刻即全數
氣之有餘與小盡之日不添二時者非氣盈全而非何節
氣之有餘與小盡之日不添二時者非氣盈全而非何節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徧予朱啓明

庸事信而之氏不子知右轉則占夜其百天... 庸事信而之氏不子知右轉則占夜其百天... 庸事信而之氏不子知右轉則占夜其百天... 庸事信而之氏不子知右轉則占夜其百天...

之處麗則退及月東非而行巨何而也堯句七一章茲此... 之處麗則退及月東非而行巨何而也堯句七一章茲此... 之處麗則退及月東非而行巨何而也堯句七一章茲此...

采事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地臣名。共工官名。蓋古
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僂見也。言共工方且鳩
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遠者。靜則能言。用則遠。皆
音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與下
文相似。疑有舛誤。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太
小。可見齊亂。子朱共工。驩地。看語未可曉。此篇出於
伏生。便有此等處。亦未灼然。知僂為見。功亦且
依古註說。○乳氏曰。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
○新安陳氏曰。兪之耳。舜既受禪。長惡不戢。
周堯已濁。其姦未及。誅之。耳。共工受禪。長惡不戢。
故罪之。○象山陸氏曰。堯之知共工。受禪。長惡不戢。
豈不是於形跡間見之。直是見他心術。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

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金曰於

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已哉試

可乃也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
貌。洪大也。五子曰水逆行謂之沓。降音水。沓水者洪
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汎濫而逆流也。割害
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太皞
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失勢若漫天。

也俾使入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冰也
 衆共之辭甲去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
 而對也於歎美辭蘇榮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
 者甚不狹之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
 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蘇之
 為人幸死頂戾自用不從上令去也圮敗族類也
 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蘇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
 辭言蘇悻直是其方命圮族之証也去曰甲去之
 獨言也異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去強舉之之意
 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能於蘇者不若姑試用
 之取其可以治冰而已言無預他事不求其備

也堯於是道之往治冰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
 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
 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問四岳曰周官言二牧之
 四岳則百揆是朝廷官之長四岳乃管領言內有
 四岳通九官四岳以汝能庸命異朕何用之堯曰
 人矣又堯咨四岳曰汝能庸命異朕何用之堯曰
 以天又堯咨四岳曰汝能庸命異朕何用之堯曰
 地有下與四岳曰汝能庸命異朕何用之堯曰
 水有下與四岳曰汝能庸命異朕何用之堯曰
 舜有下與四岳曰汝能庸命異朕何用之堯曰
 則用之亦命已哉是行用之也○可○試○九○載
 命用之亦命已哉是行用之也○可○試○九○載
 者言止其庸命已哉是行用之也○可○試○九○載
 之才其方命已哉是行用之也○可○試○九○載
 無事必其方命已哉是行用之也○可○試○九○載
 天事必其方命已哉是行用之也○可○試○九○載
 春秋常事君子獨欽此字可治才而○命○順○曰
 修餘之功餘非無功但○陳○氏○大○猷○曰○所○共○賢○而○賢

之易於人所共賢而知其非賢難三人當時所賢
堯獨察其不然此
可見堯之知人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庸命巽
朕位岳曰否德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側陋師

錫帝曰有鰥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俞予聞如
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衆傲克諧克諧以孝烝

烝烝又烝不格不格女女帝曰我其試試哉哉女女于時觀厥

刑于二女二女釐降二女子二女子媯媯汭汭嬪于虞帝曰

欽哉

朕古人自稱之通號果氏曰巽遜古通用言汝四
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肯
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授而先之而先之甲岳也否
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
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狗
貴賤也師衆錫與也甲岳群臣諸侯同辭以對也
鰥無妻之名虞氏姓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

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率曰田
岳獨對也警無自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
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舜後母也象舜
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丞進也言舜不幸遭此
而能知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
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是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
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
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
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也肇
理降下也媯水名在今河東府河東縣出歷山入
河爾雅曰水北曰洧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

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堯所居之地媯婦也
媯氏也史言堯治耕裝下嫁二女于媯水之北
使為媯婦于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即
禮所謂往之女媯家必敬必戒者况以天子之女
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
朱子曰先儒多疑
后在堯時不應在側陋此恐不然若漢光武只是
景帝七世孫已在民間耕稼了况在上古者壽長傳
數世之後經歷之遠自然有微而重者○呂氏
曰堯之二字舜之工字夫在自然有微而重者○呂氏
詩曰堯之工字舜之工字夫在自然有微而重者○呂氏
騰曰堯之工字舜之工字夫在自然有微而重者○呂氏
功曰堯之工字舜之工字夫在自然有微而重者○呂氏
不格姦之地若苟非孝誠重灌母象之不繼則氣息不
善為惡各有力者勝此丞盛德不格姦之意○
曾氏曰堯如丞問舜能替瞽之德不格姦何哉

Handwritten notes at the top of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禮記' and '卷之四'.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starting with '借室陳氏曰' and ending with '至聖'.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left page, starting with '一舜一篇書' and ending with '過是'.

去四凶咨岳牧命九官而巳此外無餘事也蓋人
君之盛帝堯典綱為百篇如官此○呂氏曰謂帝堯
帝易首乾堯典綱為百篇如官此○呂氏曰謂帝堯
猶而不君臣之道節見於道二坤臣道也天地之
坤而不過三三之大節修齊治平一曆明也然堯
人中舉舜三也節修齊治平一曆明也然堯
欽者一也節修齊治平一曆明也然堯
平者一也節修齊治平一曆明也然堯
賢而不教心之治曆明也然堯
貫通者先儒謂教者宜百聖傳心寅而往非一者亦
其端為讀是書者宜百聖傳心寅而往非一者亦
一吁為讀是書者宜百聖傳心寅而往非一者亦
小舉伯禹必將召禹而曰舜亂矣於此錫而虞舜而
子之伯禹必將召禹而曰舜亂矣於此錫而虞舜而
故一吁為讀是書者宜百聖傳心寅而往非一者亦
莫不此而矣舜亦曰禹而曰舜亂矣於此錫而虞舜而
熟味之然後知聖人舜禹而曰舜亂矣於此錫而虞舜而
許氏曰堯典一篇只四件事一俞則故於一俞則故於

人乃命羲和以卜帝堯至黎民時也聖人定書意
此乃命羲和以卜帝堯至黎民時也聖人定書意
也乃命羲和以卜帝堯至黎民時也聖人定書意
是乃命羲和以卜帝堯至黎民時也聖人定書意
朱乃命羲和以卜帝堯至黎民時也聖人定書意
言乃命羲和以卜帝堯至黎民時也聖人定書意
辨乃命羲和以卜帝堯至黎民時也聖人定書意
是乃命羲和以卜帝堯至黎民時也聖人定書意
篤乃命羲和以卜帝堯至黎民時也聖人定書意
而下乃命羲和以卜帝堯至黎民時也聖人定書意
道乃命羲和以卜帝堯至黎民時也聖人定書意
智乃命羲和以卜帝堯至黎民時也聖人定書意

○舜典

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于堯典而無篇首二十
个字○周孔氏曰東晉梅賾音上孔傳去關舜

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个字世所不傳多用
王勣范名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為
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南齊建武四年姚方興與
人於大航頭地名肅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
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陸晉至隋開皇初購
求以居候反遺典始得之今按古文孔傳南書
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
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
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
有此二十八字而慎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
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註以補之至姚方興

乃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
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
方全得之遂疑其偽蓋過論也舜子曰東萊謂
年事則是若說舜子曰舜典篇未載舜死是夏
別無文字在○舜子曰舜典篇未載舜死是夏
時所作可知與堯
典虞時所作同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

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温和粹
也塞實也玄幽潛也升上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

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沈而有智文
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
潛之德上聞於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
宋子曰潛
之發處細分是入字合而文之却只是四事潛明
多言文則見是命也說塞是文章明是實處堯舜
自欽哉而側微至乃慎微五位一塞無云直堯舜
曰堯典也而王曰慎微五位一塞無云直堯舜
哲而堯典也而王曰慎微五位一塞無云直堯舜
恭繼以堯典也而王曰慎微五位一塞無云直堯舜
者豈聖人堯舜之恭也而王曰慎微五位一塞無云直堯舜
德之煥發者文稱王之隨其所欲不塞則聖人若徒事外
欽明之煥發者文稱王之隨其所欲不塞則聖人若徒事外
儉諫之正論取重其美或清越舉其色一則潤或取其質
明由約而本乎自內則溫恭之實乃所以為堯舜
○陳氏曰堯舜之德重其美或清越舉其色一則潤或取其質

同華復如夫是之謂重協此其德之發於外者無不
德之意○夫是之謂重協此其德之發於外者無不
塞上說然孔孟氏謂則塞有深智文之問與格于德上先
實之說然孔孟氏謂則塞有深智文之問與格于德上先
華本於幽潛而未見其光輝而不可掩言之則曰重
恭本於幽潛而未見其光輝而不可掩言之則曰重
華本於幽潛而未見其光輝而不可掩言之則曰重
華本於幽潛而未見其光輝而不可掩言之則曰重

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

弗迷

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在氏所謂無
 遠教也此蓋使為司徒之官也揆度也百揆
 者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時
 叙以時而叙在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
 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
 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在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
 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曰堯
 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
 水為害堯使舜入山林相去視原隰雷音雷雨大至
 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庶童去有絕久者而天地

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愚謂遇烈風雷雨非常之
 變而不震懼失常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
 能也易震巽百里不喪七
 之問巽五典是使之掌教
 為山虞之官朱子曰若為山虞則其職益大麓恐是
 後史記說使入山雖遇烈風雷雨弗迷其類弗迷
 謂納于大麓當以史記為主若舜在
 雨在迷於風雨也若舜在主之說其乃有敢信且雷
 變豈得是如解迷若舜在主之說其乃有敢信且雷
 若從主祭說則弗迷雷雨弗迷
 言也虞氏曰則弗迷
 曰大麓泰山麓也後之屬命以弗迷乃史公說
 協和萬邦而此節與堯語意氣相九族而九族睦是
 感下句是應見二聖人隨意氣相應相
 宮氏曰此處與堯親至時應相
 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之意○陳氏雅言曰聖德

及人而人化之聖德感天而天相之
功用神速至誠不亂非聖人不能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凡言底可績三載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言詢舜所行之事
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所有功於今三年矣汝
宜升帝位也讓于德讓于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
自以其德不足為嗣也舜曰堯命舜曰三載汝
是不居其位也其曰受終于文祖則只是攝行其事
爾故舜之攝位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只是攝行其事
爾其曰汝終陟元后則禹不復言位止曰總朕

正月十一日受終于文祖

初者但率百官如舜之初爾舜居攝時不知稱
號謂何觀受命則舜已將天下分付他了○呂氏
特言試以事必嘗敷陳以言之故堯於此美其言與
實相稱也
上曰朔也葉氏曰上旬之日曹氏曰如上戊上
辛上丁之類未詳孰是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
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
何人也唐孔氏曰上日言一歲日之廟也○王氏終
曰文祖堯所從受事於堯文德之祖廟也○堯已為天
下得人則堯之責塞矣故曰受終言受終則舜正
始可知○堯氏曰堯始天子之有天下當以其身
為始終昔由祖以有其始今告祖以受其終此為

蓋以重辨之責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訖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璿衡以齊七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

○按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

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

中高而四邊下日月傍行連之日近而見之為晝

日遠而不見為夜蔡邕漢陳留人以為考驗天象

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

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

其形體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

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

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

度而嵩高也中岳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嵩高

高之上又其南十一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

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

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

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
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
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廻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
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閔字長公巴郡始經營之
解子安人又量度上平聲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
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
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
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璣璣玉衡之遺法也
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朝首因之為儀三重其在
外曰六人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隅
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

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踏地平使其半入地半
而結於其子午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
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
地半而結於其卯酉以為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
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中而內
向以挈二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
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
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
為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
卯酉其黃道則為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
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為春分

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軌又為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都念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音中之內面又為小窳以受王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為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備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畧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向銀下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

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璣鏡疑亦為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音亦以銅下為之歷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為璣杓反甲寅三星為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平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庚子曰孔註謂舜察天文齊必然只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先當理會者故必此理會去○書疏載在璣鏡玉衡處先說會者想象天之形與日月星辰之運進退疾徐之度皆及黃赤道而曆數大槩亦可知矣○嵩山論及中乃為是地形歌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當中之為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中至天之處如人之臍帶也○曆法要當先論大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論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七到于上
 帝註云郊祀者祭昊天上帝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
 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秦誓武王伐商王
 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禋精意以享
 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兵祭法曰埋少誥
 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音穰於坎壇祭寒暑也王
 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崇音崇祭星也雩宗祭水
 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
 曰望徧周徧也群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七到于上
 帝註云郊祀者祭昊天上帝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
 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秦誓武王伐商王
 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禋精意以享
 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兵祭法曰埋少誥
 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音穰於坎壇祭寒暑也王
 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崇音崇祭星也雩宗祭水
 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
 曰望徧周徧也群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

神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

七政乃可齊耳故曰齊曰政
 特數兩不齊焉故曰齊曰政
 其終之類也類也類也類也
 受候何類也類也類也類也
 親敬何類也類也類也類也
 日得而星也類也類也類也
 交以王也類也類也類也
 飾夜也類也類也類也類也
 也者夜也類也類也類也類也
 腹者夜也類也類也類也類也
 邑云即蓋也類也類也類也類也
 日月之初蓋也類也類也類也類也
 入地初蓋也類也類也類也類也
 錢樂下大蓋也類也類也類也類也
 氏樂下大蓋也類也類也類也類也
 也莫非天聖之類也類也類也類也
 何莫非天聖之類也類也類也類也
 豈可非天聖之類也類也類也類也

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爾氏曰類只是祭天之名其義則不可曉與所謂
古註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為槩即祭法中所謂祭
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祭火祭土祭木祭金祭
祭皆順又問五宗取張髦之說如後偏及群神用改
則皆文順又問五宗取張髦之說如後偏及群神用改
德故云祖文王而昭宗至唐廟乃盡西漢之祖有
為據大宗武帝稱世宗昭宗者明也亦盡稱宗之廟
亦謂陰陽之神也理昭昭者明也亦盡稱宗之廟
此以謂皆祭用少牢相夜明月晉張髦以六宗為
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夜明月晉張髦以六宗為
星壇暑於壇王宮日壇夜明月晉張髦以六宗為
昭壇暑於壇王宮日壇夜明月晉張髦以六宗為
矣春秋不郊猶三望三望分野之祖與國中三望
乃知古者郊天必及山川地間尊神魯諸侯故三望
而禮爾考之禮六宗望山川地間尊神魯諸侯故三望
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即此壇祭天即此壇祭天即此壇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群牧班瑞于群

方與山林川谷丘陵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
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即此望山川地間尊神魯諸侯
所敘舜典之章句義疏也望山川地間尊神魯諸侯
紀舜告攝位之章句義疏也望山川地間尊神魯諸侯
望群神曰攝位之章句義疏也望山川地間尊神魯諸侯
其名職然不此一事先定之名也望山川地間尊神魯諸侯
輯欽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
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
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註
云各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
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

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
辨其爲也既盡覲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群牧九州
之牧伯也雅子曰輯五瑞徵五等之諸侯也此已
上皆平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之諸侯有至者矣
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自見之不如他朝會之
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
也班頒同群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偽則
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問輯五瑞既月乃
端于群后恐只是王歲之諸侯輯飲四岳群牧乃
合信如點檢牌印是屬如何朱子曰不當指殺不
義如顧命太師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不
數日間諸侯皆至如此之速而覲是正君臣之禮
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此下之速而覲是正君臣之
主之禮天子當依而立不此下之速而覲是正君臣之

而五端而下見臣受命於類而君受命於天
也舜欽而復班之使是王也在此則爲堯賜在舜
則以爲舜賜矣否而盡其詢察之道班瑞於既觀之
將以驗其信之正始其詢察之道班瑞於既觀之
而示夫更新之義也始其詢察之道班瑞於既觀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

禮五玉三帛一牛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代禮八月西巡

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
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葉祖用特

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守者巡所守也歲
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
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
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
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畧見反形句上篇諸侯之國
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大
簇十候姑洗反蘇典蕤賓反音賓夷則無射反音大呂夾鍾

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為律六為呂凡十二
管皆徑三分有奇音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
大呂以下律呂相間音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
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
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
而度反長短則九十分反黃鍾之長二為一
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
之審量音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
中者一千二百以為龠反而十龠為合音十合
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
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

之孤大孤室
之官名少師
傳小保三少
則重於三公

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此黃鍾所少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二者
則審而用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
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
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
言之叙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
同天下之風俗五王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
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
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主三帛二
生一死所以為贊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
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覲皆

年曰藝文七
義曰生曰父死曰考
禮曰祔
禮上為人子者出
必面其所嘗者
於初日必有其素

執此贊也如五器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即五禮
之器也周禮六器蒼璧青圭黃琮
赤璋白琥玄璜六贊璧以帛琮以
以馬璋以皮琥以
以肅黃以輔即舜之遺法也卒乃復者舉祀禮觀
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
不復扶又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
乃復南岳衡山西岳華胡化山北岳恒胡登山二
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
也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
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特特牲也謂一牛
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祢乃禮反歸又至其廟
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姑沃反面之義也

王制曰歸格于祖祫鄭註曰祖下及祫皆一牛程
 子以為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
 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王於其廟也二說未知
 孰是今兩存之問建牧立教化與守此先王之誠
 民情通而不可化矣先王之誠行不悖二說孰是
 引伯通而不可化矣先王之誠行不悖二說孰是
 侯巡撫之意皆在巡守者中義之政體而無兼舉
 未備非若後世巡守者中義之政體而無兼舉
 本而遺黃帝紀亦云非通制而無兼舉
 將來故宗柴為句成漢郊祀志亦云柴于山川
 以柴望大武成漢郊祀志亦云柴于山川
 句如柴望大武成漢郊祀志亦云柴于山川
 川如柴望大武成漢郊祀志亦云柴于山川
 作曆也每遇巡守凡五事理會一過其時柴于
 同律也每遇巡守凡五事理會一過其時柴于
 器卒乃復舊說皆云五事理會一過其時柴于

此器初既輯之類五禮之器即器是也五禮之器
 凶軍實嘉之類五禮之器即器是也五禮之器
 者亦同修五禮之器即器是也五禮之器
 無此因修五禮之器即器是也五禮之器
 五禮之器即器是也五禮之器
 復禮如帛二說舜典此段疑有錯簡當云肆禮
 是前說也非謂復禮如帛二說舜典此段疑有錯簡
 一年中畢而歸非謂復禮如帛二說舜典此段疑有
 遠先儒以是為非今年之觀其末也○也畢義同
 處曰恐是為非今年之觀其末也○也畢義同
 又云唐虞是為非今年之觀其末也○也畢義同
 往一處然古之亦可禮志云○也畢義同
 方境上會諸侯亦可禮志云○也畢義同
 十律又生於曆之十時二月前禮有禮志云○也
 謂之修量衡氏經曰時時月日正朔禮有禮志云○

衡制度所自始五禮名分上下所由正非天子不
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言則曰大物以實而無則曰異
以形言則曰器而禮終則其介死生不失節也其類
願取器謂圭璧禮終則其介死生不失節也其類
氏曰此言後遂如齊歸復自也歸返至帝都也
春秋書公羊子遂如齊歸復自也歸返至帝都也
季子來歸書至國都也
出告可知見祖廟有鬼必笑而歸奇民之物時此心無
其對越在廟慰懼可知也
愧對越在廟慰懼可知也
不守周萬五千里而不知也
巡守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
求是封也陳氏大猷曰天不勞何也
所以維持封侯不能保其常治是所能守治於
上所易隔非天子也
無弊哉○呂氏曰自時此以下至過密入音以前皆
十史雜載中攝位二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
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則
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
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
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容
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
曰庶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
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

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杜氏曰

天子巡守則有勝時月日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

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天子曰五載一巡守此是

也則歲巡守四方去國禮一國則一會五方一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一

年也則歲巡守四方去國禮一國則一會五方一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一

之如所至如後世千騎萬乘否曰亦不巡守還問古

之正卿則以五百人乘御以旌國君則以千五百人觀

帝時與茅茨土階天子之莫亦不同否曰也寡弱也黃

巡守之功成則賜車服以表其能四年諸侯來朝

子京師以庸表其朝于岳其間也人禮云天子來朝

為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詩云君之來朝

何以賜侯氏以車服之禮也又如車服賜之君之來朝

備皆庸以車服之禮也又如車服賜之君之來朝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天子各以其時而巡守其禮也古之君臣皆通

肇始也十有二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雍反用幽

并平營也中古之地但為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

豫梁雍禹治水依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

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

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

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

十有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戰方

氏言揚州其中鎮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

黃法上取謂之賦
之賦供謂之貢
之貢者孟孟貢
之貢者孟孟貢
之中以孟孟貢
之貢者孟孟貢
東正西

金作贖刑音青火肆赦音怙終賊刑音欽哉音欽哉音
惟刑之恤哉音

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
所謂墨劓音剕音宮大辟音五刑之正也所以待
夫音元惡大憝音徒對殺人傷人穿窬音淫放凡罪
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如下
文流放竄音取亂音殛音擊之類是也宥寬也所以待夫
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音法可疑與夫
親責勤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

作官刑者本末垂革官刑之刑也音作教刑者夏
賈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
贖刑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
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所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
入輕各有徐理法之正也肆赦也青火肆赦者青
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
待流宥有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
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
宥當贖亦不許其有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子
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
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

義曰墨點黥金
剕劓也甲子訓
剕劓也甲子訓
剕劓也甲子訓

秋天子親執
刑也

夏陽錄

者大畧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捨音陽舒陰慘之不
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
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去者乃天
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
聖人好生之去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
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
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
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
受刑又非所以為平也宋子曰象以典刑流宥五
刑或宥亦惟其象流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
哉夫贖刑豈一於象輕赦而已哉又刑欽或欽哉惟
刑或宥亦惟其象流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

刑哉而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刑而無刑則是不忍於
大懲而反於無小者皆為抱痛之良民也所謂
賊刑亦明矣夫刑者皆為抱痛之良民也所謂
然教亦明矣夫刑者皆為抱痛之良民也所謂
心既不足繼之以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
法有不足繼之以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
又議一不當死以止穿窬之強暴之類其過者
其軀命且以絕其意而為之亂本之使後無以
仰合先王之絕其意而為之亂本之使後無以
而為則養之意而為之亂本之使後無以
然而及為則養之意而為之亂本之使後無以
然乃五熟視其固不奪相殺苟且直一以必隨
答杖徒流絞斬也凡刑之所犯大辟皆然則
犯合則加合以刑刑凡刑之所犯大辟皆然則
其人合則加合以刑刑凡刑之所犯大辟皆然則
其支所犯則加合以刑刑凡刑之所犯大辟皆然則
其如五不加此五刑刑凡刑之所犯大辟皆然則
此官之流有宅今之鞭撻吏人蓋自有一項刑者

以治官府之胥史如周禮治胥史猶今五百鞭之類習射習藝春秋則教以禮樂之刑冬夏教以詩書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之類是也金作贖如刑之類是也金作贖如刑之類是也金作贖如刑之類是也

有至語則虛而巳矣夫至語則虛而巳矣夫至語則虛而巳矣夫至語則虛而巳矣夫至語則虛而巳矣夫至語則虛而巳矣夫至語則虛而巳矣夫至語則虛而巳矣夫至語則虛而巳矣夫至語則虛而巳矣夫至語則虛而巳矣

三危殛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其于幽州放驩于崇山竄三苗于

之而慘雅以奏者當奏其今曲欽罪故
心加刻言生裁耳徒裁法之直哉者多
未之二曰之今何者既故法令欽反出
始以者不惟乃欽杖云危官有哉得人
不恤刑欽壽明恤當奏罪感於者刑是
行此之則皇知有者則大殺恤得恤所
乎傳所或然罪之律令賣弄條者可寬
其由矢之其當死亦謂法不貫者配
間謂不之其情重者莫皆不殺或之
者欽得於怠理重者莫皆不殺或之
也恤其平慢也故必主之失以欽於

於是以然刑象象信憤且載之臣之不誅見存自至王偏人
恤說若之或或以其聖駁孔也則國就而與之豐其之見公
之刑做恤謂典言人而思若姑聖其流或蓋而末事之平
恤者寬哉畫刑遷之依孟少竄人罪之者以又示託無以料為
耳民恤曰為如稽失不子正之本本以又謂戒於輕為美心
○之如多有刑為象決乎此聊說荀以况言氏春疑之非有
今司彼殺者群狀亦此聊說荀以况言氏春疑之非有
法不可不書做寬恤或法象以權象如侯未又齊魯傳語是
家多以謹命恤之問象以權象如侯未又齊魯傳語是
多感於報斷者何辜大率乃
感於報斷者何辜大率乃

之前巡守肇十二州當在禹平水之後史因言舜
之恤刑遂舉四凶事繫于下耳世徒見四凶得罪
不在堯世則謂堯不能去不知舜之去四凶乃在
歷試之時實受堯命如禹居攝時亦受舜命征苗
也○新安胡氏曰觀此在帝乃殂落之前則可見矣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

載四海過密八音

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
故曰落喪為之服也過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
民思慕之深至於此也儀禮圻內之民為天子
齊衰音咨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平声服三月

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過密八音堯十六即位

在位通計百單十年

于天冕降于地底意思而冕落說得解如落云
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為過考堯崩百姓如喪考妣
謂天子諸侯大夫則不然為天子服三年之喪只
為君大諸侯大夫為君之有地者大夫皆服斬衰
無二君之衰也諸侯大夫之喪諸侯大夫皆服斬
君得奉事也公侯之喪諸侯大夫皆服斬衰三月
何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其長官之杖其下者當
亦不服三日三月三月三月三月三月三月三月
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此言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考妣
記云生日父母死

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二十
年畢將即政故復反扶又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
告攝此告即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
正月即位於廟而改元孔氏曰喪畢之明年不知
何所據也推之堯之廟當立於丹朱之國所謂修
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
故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伊川
以為可疑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謀闢開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
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
決天下之雍蔽問明四目達四聰是曰孔安國言

視聽於四方如何曰亦是以下之目為目以
下之耳為耳之意○唐孔氏曰明四目使
已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為已遠
也恐遠方有所壅塞令為已悉聞見之
闢曰舜初即位則復詢岳咨牧
蓋內舜初則先觀岳○新安陳氏曰復詢岳咨牧
時亮外之功先舜初則先觀岳○新安陳氏曰復詢岳咨牧
闢四方之功先舜初則先觀岳○新安陳氏曰復詢岳咨牧
以天下為門廣視聽於四方者皆達四聰有以天
下為一身為家之氣象焉

罕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

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而民以食为天
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

而民以食为天
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

子任月ノ色也
ハラケル

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翳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王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人而拒奸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朱子曰柔遠能迩是柔者發他使之時帖服之意。孔氏曰所重在民食惟當得親服其教柔遠之意。當安遠乃能安近。陳氏曰重民食一還者親君子遠小人則內治華而外夷服。欲州牧以是諸侯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

揆亮采惠疇金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

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

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奮起。庇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一說亮相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金衆也。田岳所領四方諸侯之在朝者也。禹姓崇伯鯀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懋勉也。指百揆之事以

勉也蓋禹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
 揆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
 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
 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兼章事知政事亦此
 類也稽首首至地稷由正官稷名棄姓姬氏封於
 郟音契臣名姓子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嚳音之子
 暨及也舉陶亦臣名俞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
 聽其讓也此章稱舜由此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
 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稱帝此後舜方真即帝位
 而稱帝也則舜亦曰帝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
 於疑似之事則舜亦曰帝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
 於疑似之事則舜亦曰帝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

於命禹稱舜曰以見前此未嘗稱帝也周公攝政
 雖攝而號令皆成王之命也後世尚言舜南面
 而堯曰當時紹堯極治何用奮迅昂蓋天下之
 治不進則退必常存奮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窮之
 理雖極治之時此意不可忘也○則曰舜豈不
 知禹伯詢于衆者付之公論而我無與也○則曰
 相伯禹○劉氏向曰舜禹九官齊相謙和之至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危后君也亦有爵土之稱播布也穀非二種上故
 曰百穀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
 事也○唐孔氏曰黎民阻飢謂往者洪水時○張氏
 五穀之長故以名命之稷以官稱之○孔氏曰稷
 其前功以勉之○葉氏曰史記言稷少好耕農民

良教刑二三云

皆法則之堯舉為農師使教民稼穡則稟之為稷
堯時已然舜以舊官申命之耳○呂氏曰阻飢猶
憂此所以為唐虞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

敷五教在寬

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有別必列長幼有
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
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必列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
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
者故特以教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

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制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
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
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為同
徒使之教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
漬反疾智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
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並去
正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曰舜之命契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只是此五者至化後
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明此而已○問堯德化
如此久何故至舜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曰也
只是怕他○古人為政數一本於寬竊謂今必亟
以嚴蓋必古如人為政一本於寬竊謂今必亟
寬至於事無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備

却是姦蒙得志平民不蒙其惠反受其殃矣○今
人說寬政多是事聖賢於事無不敬而此箇寬字○今
故特以敬言之在聖賢化而兵刑合為一當唐虞之
也○樂之官折命二成教是欲其游浸清以漸而入
禮○樂之官折命二成教是欲其游浸清以漸而入
見○四○家○曰○不○親○由○於○不○遜○富○而○後○大○猷○曰○以○敬
或○主○則○所○以○教○之○者○無○不○至○特○慮○其○失○之○迫○耳○以○故
言○在○寬○則○得○無○弛○也○
寬○自○不○至○於○無○弛○也○
寬○二○字○不○可○弛○也○
得○為○法○下○可○以○為○意○舜○命○君○曰○教○而○行○之○道○弘
道○必○上○於○敬○而○充○在○於○法○此○二○義○上○曰○教○而○行○之○道○弘
寬○以○待○人○則○易○於○寬○
則○或○失○於○急○迫○於○難○
史○臣○紀○舜○歷○試○諸○難○
之○意○微○有○在○寬○之○意○
簡○而○意○盡○於○此○可○見○
此○二○字○千○年○萬○世○掌○教○者○不
簡○而○意○盡○於○此○可○見○
此○二○字○千○年○萬○世○掌○教○者○不

禮記卷之五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
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
明克允

蠻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
夏○四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劫人曰寇○殺人曰賊
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仕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
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為太罪於原野
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木辟棄之於
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丙處蓋非死刑不

三等遠流
中流近流

爵惟五公侯伯子
伯七千里男
五千里子男
三千里男
九百里子
五百里男
三百里男
九百里子
五百里男
三百里男

欲使風中其聲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
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
之但為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生惟三也孔氏
以為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
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木槩居載當略近之此亦
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
使刑當去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問蠻夷猾夏是
則不專指此但官為此而設○五刑三就若大辟
亦必有一宮刑則如漢時就蚕室其墨劓之刑三
則不擇有一深密之刑所不至如蚕室耳○陳氏曰
明曰命皋陶次於契刑所不至如蚕室耳○陳氏曰
刑言用刑者如蓋如刑官如旅其象皆有取於離
不允在惟明者如蓋如刑官如旅其象皆有取於離
刑言用刑者如蓋如刑官如旅其象皆有取於離

帝曰疇若予上金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
舜命契教以一言曰寬命皋陶教以言曰明簡
而易守也○孫氏曰惟明則情偽畢知言曰明簡
重適當○復齋董氏曰或言帝者之世詳於化而
畧於政王者之禮樂分於政而畧於禮樂之官合
官合為一而禮樂分於政而畧於禮樂之官合為
而兵刑分為二故此言兵也後征苗之兵馬實掌
只言五刑五流未嘗言兵也後征苗之兵馬實掌
之未嘗用皋陶則兵刑非與掌矣

共工垂拜稽首讓于安斯暨伯與帝曰俞
往哉汝諧

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土石工
木土獸土草土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

共謂供其

外篇法象
王傳之指
始人有其
精其能
以無事
所無事
精其能
以無事

之工設色之工搏團植反之工皆是也帝問誰

能順治子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去莊子曰

擢反即計工權之指即此也及斯伯與三臣名也及

以精竹為兵建兵車者斯方登立恭斧也古者多

以其所能為名及斯豈能為一器者與往哉汝諧

者往哉汝和其職也張氏曰守法信度因聖人創作

新安陳氏曰垂之巧因萬物日然之理而為之行

以精其能作為大智大巧耳豈若後世之器械技巧成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魚曰益哉帝

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

能罷帝曰俞往哉汝諧

上下山林澤數也虞掌山澤之官用禮分為虞

衡屬於夏官朱虎能罷四岳名也高辛氏之子有

白仲虎仲能意以獸為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

得名歟史記曰朱虎能罷為伯益之佐前及斯伯

與當亦為重之佐也朱子曰孟子說益烈山澤而

禽獸耳未必使之為虞官也至舜命之去障翳驅逐

使之養育其草木鳥獸耳○張氏曰聖人若謂順施然後

一教取之故予時用之鳥獸先王之世山澤為以萬物為

顧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與夫昆虫未蟄不以火

田之類皆若之文王然故魚成若所以為夏后鹿

濯魚躍所以為之驅而寧蓋若順也居於山澤順

烈而焚有周公之驅而寧蓋若順也居於山澤順

地

六百五

五五

書經卷之八 虞書 五十六

也豈以姑息為若執○呂氏曰君為天下萬物之主故鳥獸草木莫不有賤以掌之且後世之不安能用代天理物與物理一而分殊大氣象○新安陳氏曰所以此見唐虞天性亦必盡物之性也○林氏曰益向雖掌火烈山之澤特為禹之佐蓋為此方正為長耳○陳氏曰禮有餘官有教成之益蓋為衆虞獨無者若字已該之矣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舍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宗也宗祖廟也秩宗主叙次百神之

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下臣名朱子曰惟直故清○問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曰人能敬則內自直內直則看得那禮文分明不糊塗也○夷典禮而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乃所以行其禮也○成制度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乃所以行其禮也○陳氏曰清曰夙夜者自早至暮無時而不行其禮也○而直清曰夙夜者自早至暮無時而不行其禮也○陳氏曰九官惟百揆秩宗咨四岳而命重可知矣○心者神明之舍所以交於神明也○直清曰夙夜者自早至暮無時而不行其禮也○內直則清以明在躬勉敬其本而直清其效也○陳氏曰夫矣夫事神之直道必在於敬無少雜亂而能清夫私曲而能直則此心虛明無少雜亂而能清夫

然後可以感通神明
而盡事親之道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胥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音子也栗莊敬
也上二無字與母同凡人直者况不足於溫故歌
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
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

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胥
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
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第而孔
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
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
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
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
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
依永聲者宮商角徵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
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
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反必以十二律和之

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平黃鍾為宮則大簇為商
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
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
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
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
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
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
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
勝嘆哉

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聲
相讓無緣獲於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簡編脫
誤復見於此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為司徒敷

學不出此理變曲樂教胄子是欲使人明於人倫
實有諸已此是一篇網領宋子曰固是如後而
只是明此意如司徒之教即是契敷教事大司
樂之本自是微覺有弊故以溫與栗而栗則
寬之則微覺有弊故以溫與栗而栗則寬之則
二失也某所以特與分戒之與栗則寬之則
簡而設不蒙上直寬觀二句直欲見其無
剛簡則曰無震無傲觀其立言之意而溫者專為
以人倫者因是又欲養其德性便只是向可
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其性便只是向可
人間足到以律和其聲處直是上而三四句
深和終不若人情聲性至如故晉人孟嘉有
竹和不如肉謂漸近自然故晉人孟嘉有
神人只是說此是言祭祀燕享時又說做教
而溫只是說此是言祭祀燕享時又說做教
則和教胃子說上所教無益了得如人若說
平和中教胃子說上所教無益了得如人若說
諧無相奪倫古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其性

是宮商角徵羽是聲依商所歌而發却用律以和之
如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所歌而發却用律以和之
○或問詩言志聲依商所歌而發却用律以和之
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之便言將古詩
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作詩之語言却將詩律
詩和其聲子豈不是却安排下去就依他聲如古
去合腔子詩豈不是倒以詩聲去就依他聲如古
樂人去就他詩言志後世是倒以詩聲去就依他
得人以詩言志後世是倒以詩聲去就依他聲如
言以律和聲之高下○言聲依去就依他聲如古
然之調存中以為臣與民不要大得○事與物皆
相妨若合得自然二未者亦自及不得○詩非有
也志而巳方其詩也志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也
樂而作也詩未出乎律也樂者則樂乃為詩而作
本而樂者詩未出乎律也樂者則樂乃為詩而作
水而樂者詩未出乎律也樂者則樂乃為詩而作
聲宮以木金土○濁音律如尖塔樣金木火水洪
五聲者中聲也○濁音律如尖塔樣金木火水洪
宮便者中聲也○濁音律如尖塔樣金木火水洪
徵南為太簇為商為姑洗為角為變徵為夷為
鍾為南為太簇為商為姑洗為角為變徵為夷為

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其餘則旋相為宮而律始
上生自黃鍾則以律生其餘則旋相為宮而律始
南呂自黃鍾則以律生其餘則旋相為宮而律始
賓呂自黃鍾則以律生其餘則旋相為宮而律始
則夷則上生當下生姑洗今却復上生應大簇
相夷則上生當下生姑洗今却復上生應大簇
生之黃鍾道至是窮矣寸復變而無射上生應大
也非諸宮者就所及九寸復變而無射上生應大
再若大呂為宮就所及九寸復變而無射上生應大
蓋得用其半聲而黃鍾為宮就所及九寸復變而無
角徵羽與變宮變徵皆為數之相此曰管所缺其
人力所與變宮變徵皆為數之相此曰管所缺其
仲呂皆屬陽自損此徵其所至應為屬○樂律自
陰陽間鍾屬陽自損此徵其所至應為屬○樂律自
一濁應鍾屬陽自損此徵其所至應為屬○樂律自
最濁應鍾屬陽自損此徵其所至應為屬○樂律自
為準則上生最清是聲則四寸陰大簇為屬○樂律
記註疏五聲六律三分益一○九寸陰大簇為屬
二律自黃鍾是而得樂○是管還相為一○九寸
若定得黃鍾是而得樂○是管還相為一○九寸

角為參八長一三陸角十之者以謂子王之協無大和氏
以角差寸六官分呂及二五言常此大立調倫虞也經曰
下林不惟寸其長而三分日三律而依不驗之直序始如音條于為教和之
皆鍾齊此林長而益生損和傍於而可剛謂於無相奪倫而直寬可也言志
做為矣三鍾九益寸隔八上生大簇為無餘商分三益分黃律日陰為呂說以明律之陽上律某為以
此第大律隔八上生大簇為無餘商分三益分黃律日陰為呂說以明律之陽上律某為以
以至宮下皆全生大簇為無餘商分三益分黃律日陰為呂說以明律之陽上律某為以
仲宮生南寸而簇為無餘商分三益分黃律日陰為呂說以明律之陽上律某為以
呂生徵為無餘商分三益分黃律日陰為呂說以明律之陽上律某為以
為徵為無餘商分三益分黃律日陰為呂說以明律之陽上律某為以
第十生羽南分三益分黃律日陰為呂說以明律之陽上律某為以
二商呂餘分三益分黃律日陰為呂說以明律之陽上律某為以
宮商上生則一損鍾日陰為呂說以明律之陽上律某為以
上生羽生則一損鍾日陰為呂說以明律之陽上律某為以
生黃羽生則一損鍾日陰為呂說以明律之陽上律某為以
鍾生洗分長其第生為以

不可成積之數聲所度本情性樂所以形之於樂是也
性成積之數聲所度本情性樂所以形之於樂是也
至律和聲所度本情性樂所以形之於樂是也
難求中聲既不可求而聲又不可全信至律惟此為
其聲今律既不可求而聲又不可全信至律惟此為
變所或充廣之樂舞教之以律同聲必大合樂道風
言語而尤以樂舞教之以律同聲必大合樂道風
之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樂教國子弟以樂德教
德乃其德之所成其德之所成其德之所成其德之所
性而教之所以成其德之所成其德之所成其德之所
如何清聲也如方響之變典有十六律然只是此律
四清聲也如方響之變典有十六律然只是此律
能相應也如方響之變典有十六律然只是此律
律為清聲也如方響之變典有十六律然只是此律
聲高如宮聲是為臣聲最君短而清聲清聲者為君
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君短而清聲清聲者為君
樂中思臣凌君故有最君短而清聲清聲者為君
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最長應鍾之管最長應鍾之
則聲有清濁黃鍾十二律最長應鍾之管最長應鍾之

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大簇為羽下生南呂為
角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宮徵商羽角八
相生之序也由宮聲之濁而長以漸而清且短
相則為宮商角徵羽假令黃鍾為宮則相去一
律而姑洗為商則相去一律而南呂為角則相
去一律而黃鍾為角則相去一律而南呂為角
而大簇為商又相去一律而姑洗為商又相去
一律而南呂為角又相去一律而黃鍾為角又
鍾之宮又相去二律而姑洗為商又相去二律
二律則音節遠故二律而姑洗為商又相去二
下曰變徵羽宮之間近也宮收一近聲少於宮
宮此所以難盡其體運旋相感神宮謂十律高
等此所以難盡其體運旋相感神宮謂十律高
為宮也樂之功用能通其精神養其中和此則
子而陶寫其性情流通其精神養其中和此則
簡其氣質之節初齊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是禮者
儀對矣禮之體而樂者一氣流行之用也故禮
樂常和禮者常嚴樂者常泰禮常辨異樂常統
以其分殊者制禮而使人之心不離是豈可以
者作樂而當知人心之本適子皆將有天下國
衆子與公卿大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

於成其德即大學之教而此命之變掌之也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懼朕師命汝作
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聖疾殄絕也殄行者謂傷絕善人之事也師衆也
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
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
得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敷奏復逆謂受下奏事逆
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
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

下者皆此職也。保子曰：行是傷父之行，書曰：亦
之義。納言之官，如今之用，門下審復，乃外而進，入
震者，既審之，自內而宣，出者亦審之，恐說殄行之
廷註，今先師也。納命後，以言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
孔蔡傳，又分命，命以爲聽，敷其審君，以配出，納然終
於朕命，二字命，通竊意，欲其審君，以配出，納然終
出之，否者，納之，惟至，命於允，當而止，如命之，當否，當者
覆之，官命，於納，命如，詩出，朕命，文王，明順也，○新安，胡氏
曰：出之，命，命，如，善者，則曰：我者，無不善者，尚納之，如後
世得，巧言，孔○陳氏，類則曰：我者，無不善者，尚納之，如後
治而，巧言，孔○陳氏，類則曰：我者，無不善者，尚納之，如後
○王曰：百揆，百官，所可畏，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
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禹，養民，治之，先
命如，此治，立者，畧備，矣，然後，天利，爲治，之，未故，次命
益，民如，此治，立者，畧備，矣，然後，天利，爲治，之，未故，次命
樂後，故先，夷後，樂作，則治，功成，矣，群賢，雖盛，治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十，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
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
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
各敬其職，以相去，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
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禹，命
益，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入之讓，不咨而命
者，也。夫扶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二
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示

禮

知道

禮

王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
樂命令其體雖小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
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
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聲於典樂納言之
選可知故不容而命之也若稷契皋陶之不咨者
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為
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世一官兼兵刑之
事而周禮分為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
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宋子曰稷契皋陶夔龍這
五官秀才底官所以教也
學教掌刑掌禮樂這都是那秀才底事所以教也
益之類便皆是做麓耆底聖人所以教也治山
真治工之屬便是他只會做這般事○陳大猷曰

當教以時以輔相顯明天之功二二人成雖
不同其為天下之事則一故提其綱而總戒之○
新安陳氏曰益之嘉言見於善者甚多禹皋陶之
事聖人固才授官然隆古之才有何施不可此語
疑錄者之誤○陳氏雅言曰二十有二人之職皆
天之職也典天叙禮天秩服天命刑天討無一事
人之本於天有是事則人有是官天不自為而
代之帝舜於此語以欽哉亮天功者教使知所
也教

三載考績二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
音偏

三番
考核實也二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
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當謂明信個人力

書經卷之五

於事功此所以度績咸服也此猶背也其善者留
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葬命二十
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
其效如此也按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
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臣爾叛舜攝位而竄
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即上
禹攝位之後帝命祖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
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此之也呂刑之言
遏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也唐孔氏
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陳氏大猷曰人情太寬
則肆太嚴則拘故考績於久遠以要其成不肆以
意黜陟於九載期之久遠以要其成不肆以拘其所
以為善成周家宰歲終受會詔廢置三歲計治行

臣賞因述其考績黜陟之法于後而并及其效
此且於堯舜二帝在位之事皆以度績咸服四字
而始考績自代今書所載自初年咨命群臣無
惟治者其舜也與二條其他無事可見夫子曰無
衆眚故無所為也與以朱子曰紹堯之後又得人
三苗國不與上文相連不可曲為之說此只音如字
曰分北三苗黜幽之於北然如周遷頑民之類○
始於北而終於北是也然如周遷頑民之類○
地而習惡治水既竄於三危而三苗之類尚居故
為亂而遷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葬命二十
道矣○陳氏雅言曰聖人立心之法必處事之義
所獎使徒考績於三載則失之太寬玩法者或得
之太嚴遲鈍者或不得以自見矣使徒黜陟於三
以考而先考績於三載則失之太寬玩法者或得

書經大全一卷終

至密代然位少位然代密百至... 者猶書也道後道位黜少位然代密百至... 者猶書也道後道位黜少位然代密百至...

為治為重不耕畫神忘用國時天於聖堯當之小理無可... 為治為重不耕畫神忘用國時天於聖堯當之小理無可... 為治為重不耕畫神忘用國時天於聖堯當之小理無可...

學士校正古本書經大全卷之二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
 未備者，於是又叙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
 以為大禹臯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
 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朱子曰：大禹謨
 者之意，見書中臯陶陳謨了，帝舜曰：大禹謨
 亦昌言，故先說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
 又使禹亦說，昌言耳。今書序固不能得書帝
 意，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只管穿
 鑿求巧，妙爾。○孔氏曰：禹稱大禹之功，
 陳氏大猷曰：序言禹成厥功，指禹之實功也。
 多見於大禹謨之所述。○新安陳氏曰：諸臣惟

書經大禹謨

學士校正古本書經大全卷之二

耶朱子曰當是後世云此書不專為大禹而作此十字有
亦類此今按此其體亦不古之類下猶之禹德而後首九
記臯陶之言其外亦布文德教命則承堯舜然也
氏曰聲教如此亦已至矣有君承于帝無一毫自
有重華異重華有民之日大德有君承于帝無一毫自
與重華異重華有民之日大德有君承于帝無一毫自
乾重華異重華有民之日大德有君承于帝無一毫自
恐重華異重華有民之日大德有君承于帝無一毫自
之重華異重華有民之日大德有君承于帝無一毫自
嘗重華異重華有民之日大德有君承于帝無一毫自
曰重華異重華有民之日大德有君承于帝無一毫自

敏德

曰以下即禹祗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為
吾難為臣不易下音異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

也禹言君而不敢易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
為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
事乃能脩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
而有不容已者矣朱子曰自后時艱厥後至四夷
可知德者言其德化王之深也君臣自氏曰話人知舜未
嘗不以德者言其德化王之深也君臣自氏曰話人知舜未
無為之治也綱領其也忽則君忘於臣自氏曰話人知舜未
以德者言其德化王之深也君臣自氏曰話人知舜未
本為治也綱領其也忽則君忘於臣自氏曰話人知舜未
耳故治也綱領其也忽則君忘於臣自氏曰話人知舜未
世言治也綱領其也忽則君忘於臣自氏曰話人知舜未
也此治也綱領其也忽則君忘於臣自氏曰話人知舜未
君臣治也綱領其也忽則君忘於臣自氏曰話人知舜未
政治也綱領其也忽則君忘於臣自氏曰話人知舜未
以德者言其德化王之深也君臣自氏曰話人知舜未
君治也綱領其也忽則君忘於臣自氏曰話人知舜未
其治也綱領其也忽則君忘於臣自氏曰話人知舜未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

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群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故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若我之所有雖痛舍

猶

之尤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聞禹言有當於心以爲信如也
氏曰舜惟本有克之艱也
惟堯能如謙言如此未也
舜真能克艱亦可知矣
堯不克艱事今按定君問一
臣不克艱事今按定君問一
人曰舜之輕下充德重成其
窮士之可也自足者○陳氏
堯若自足也自足者○陳氏
不克自足也自足者○陳氏
爲此充也自足者○陳氏
諸則便以孔子使於此而自
足則便以孔子使於此而自
真知其便以孔子使於此而自
克世之難也謂言已得而
下者之難也謂言已得而
野者之難也謂言已得而

不伏賢不遺而致萬邦之安雖然克尤慮其難也
方且稽眾以求事理之當舍己以求人情之公
虛者不虛易廢者不廢皆自克艱一念為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

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不儉反

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
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
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
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
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聲稱其自唐侯特起為帝
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群

益曰舜言又

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
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
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此類
固為甚明但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
應平遽全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
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味遽有此諛佞
之風也依舊說贊堯為是宋子曰都子之歎美之辭也
人之居故古者謂野為鄙謂都為美也○居○鄙○野
益因舜言又美堯也言堯有武文即黃運○天○所○命○所
以勸舜也○薛氏曰聖神充有武文如天之行發也
○陳氏曰○薛氏曰○天之造化不測武文如天之行發也
不○息○聖○神○如○天○之○造○化○不○測○武○文○如○天○之○行○發○也
○見○聖○神○自○其○妙○於○無○迹○化○不○測○武○文○如○天○之○行○發○也
○運○而○與○天○同○德○故○能○受○天○之○命○益○之○勉○舜○全○在○廣

運二字也。新安陳氏曰：廣聖德之全体也。運聖德之大用也。聖神全体之不可見者，其可見者，即不可見者之發見呈露也。

禹曰：惠迪吉，逆凶，惟影響。

惠，順也。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朱子曰：書中迪字，或解為道，或解為行，疑只是用得順字。惠迪，吉從逆也。凶，謂得逆凶，以對迪吉。若明日，吾之所謂知者，吾安能知耶？

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

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

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

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傲與警同，虞度也。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廢，至廢地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

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弗遊也九州
 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
 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
 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
 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脩義理昭著而
 於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
 可疑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
 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
 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拂皆有以
 處上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以於其間此其
 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

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
 之無所疑惑則為害反有不可勝言言者矣可
 不戒哉朱子曰當無虞時酒是警戒者何也
 至當於任賢勿貳去邪樂當
 則道以任賢去邪樂當
 遠言以任賢去邪樂當
 賢道以任賢去邪樂當
 時戒無虞去邪樂當
 樂若無虞去邪樂當
 不若無虞去邪樂當
 邪者無虞去邪樂當
 倒便者無虞去邪樂當
 矣何者無虞去邪樂當
 面有何者無虞去邪樂當
 求者有何者無虞去邪樂當
 何者有何者無虞去邪樂當
 百姓有何者無虞去邪樂當
 陳氏大猷曰多事之際常情皆知微戒無事之時

明主猶或玩弛傲戒則強立而清明玩弛則放
而昏塞人益所戒乃無此荒所謂不倦以終顧放
舜大聖曰朝者法度以道下之見聖賢之業誠也
以王修之自也國造此修之身者天任賢勿貳
新安陳氏曰朝者法度以道下之見聖賢之業誠也
之言帝德以克難告舜禹不自居節意相連實一時
因言帝德以克難告舜禹不自居節意相連實一時
吉逆以廣運一故益因美言禹又申其時盡於蘊以
然則以廣運一故益因美言禹又申其時盡於蘊以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
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
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
以九歌俾勿壞

此言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
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
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
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度其過或相
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
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
者衣食去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
六者既脩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
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

益言做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常深念益之所
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
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
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
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度其過或相
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
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
者衣食去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
六者既脩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
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

益言做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常深念益之所
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
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
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
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度其過或相
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
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
者衣食去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
六者既脩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
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

律制節謹度
制節制財用
謹度謹守度

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
九功合六與三也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
音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誅之歌也
言九者既已脩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誅
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
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觀故
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
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
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
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首用
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與之使其歡欣鼓舞趨

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
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
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
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
行之數禹以其為民食之急故別列而附之也
問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
是正民之德否朱子曰固是木如隄防木如斧斤
以兵田器火如出火納火禁焚之類木如斧斤
此物不使之類良又云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為
意但不知言戒論妄用非美如今世之民用財無
抵禹只說網目其詳不可考矣周官有九德之
用威勸之說九歌今歌亡其詞不可稽考以勸未
說如臣相戒九歌今歌亡其詞不可稽考以勸未
是君何曰九歌今歌亡其詞不可稽考以勸未
書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

和謂之在人下也
金謂之木下也
氏曰克用木下也
而食諸者○張氏曰
其有功者○張氏曰
毛者有里○布田不
之類是也○夏氏曰
安董其不壞○故氏
美董其不壞○故氏
歌使歌詠其使知急
府三事是賴其共起
○陳氏曰勤則有人
休有刑威樂則心有
者有刑威樂則心有
然非有所勉強矯拂
九功未久其情不壞
正又因其家事情不
夫為春酒殺○羔羊
制猶有存者○羔羊

戒之為用休董之
取之本以看此歌
而己之功以為樂却
之舞也問以九叙故
之直輔之翼之用
想那五時田野自
此相言五時田野自
以相言五時田野自
序切於養民則六
利之用厚生所以
水利之脩也○鑄
地取之脩也○鑄
之有物時有材而
木以制物時有材而
穀以制物時有材而
以制物時有材而
織正此六府之火
老有能而德先高
地大有能而德先高

卷之二

九

天理之常輔相財成者君道之大天下之理盛必有衰成必有壞今九功既叙盛也聖人所以成之重之勸之無非使之勿至於壞俾之者蓋聖人財成輔相以贊消息盈虛之理使之盛而不衰成而不壞也聖人無窮之心可見矣

帝曰俞地乎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

賴時乃功

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辨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

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九十曰耄首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眾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說上是施下是功未始是曰林說定○張氏曰天施地生洪水之功患地不得以生天雖施之亦無自而成今地既平天之功始成也○呂氏曰雖生萬世之府天地之藏其出以不窮者也○呂氏曰雖生萬事以爲治是禹之功與天地相終始也

刑內外之治率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為一職所於外
命皋陶之祥故皋陶雖不可責也則皋陶之職亦不可與
者為之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而禹亦不與
無皋陶是當舜之欲傳位禹而禹亦不與
馬孟子曰舜以不舜禹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
舜有天子曰舜以不舜禹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
此○張氏曰禹所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
亦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獨舉者孟氏論者獨傳
以皋陶配之楊雄論而德亦曰舜稱堯禹論者獨傳
陶以謨以是觀之自禹之外諸臣未有能先皋陶
者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
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

刑持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律
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
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
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
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
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蓋不聽禹
之讓而稱皋陶之美以勸勉之也朱子曰法家者
過於憐刻今之士大夫耻為法官更相循襲以寬
大為事於法之當死亦反求以生之更相循襲以寬
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以生之更相循襲以寬
懲一人而天下實知所勸戒今謂不以刑以督之
殺人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非謂不以刑以督之
人無所懲懼而於法者愈眾雖曰仁法以害生則
聖人亦不用政刑故書說刑到德禮于無刑只是存心期

於無刑而刑初非可廢又曰欽哉惟刑之恤哉只是
說吾教之不及而已聖教則入於刑則入於刑使
民而教之刑為無用此聖教之本心也刑則入於
意而官以無曠其官也惟士之不教而不知也
蓋百官始為治而官能也○士之不教而不知也
非特期於善而已無刑而協中法則守也期無
猶有所以畏人為善也○曰明刑而法也守也期
善矣○陳氏曰明刑而法也守也期無
仁也○法外意也○功使民復其所受之功也
曰中則不違於正功使民復其所受之功也
塾以全其生之功使民復其所受之功也
生所以全其生之功使民復其所受之功也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
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

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
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
急促則眾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疎也
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
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
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
必刑即上篇所謂青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
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
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
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
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何氏曰掌刑
四方蓋臯陶之刑非徒刑乃德教也四方鼓舞於
德教中休孰如焉○陳氏雅言曰臯陶能體其君
心使天下之民誠舞動溢於德教中而莫見其刑
為之亦蓋明刑弼教則上治者臯陶之職也其刑
期于無刑者臯陶法外意也臯陶固可謂善體其

帝曰來禹浚水做予成允成功惟汝聽克

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暨汝惟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

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

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君之心而帝律亦謂深知大堯之美矣
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泛
溫決溢浚洶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

大谷下當堯之時
逆行况濫於中國
者曰浚水者為言
外水者洪水也

伯云言禹昔無同
多非飲食多致孝
鬼神惡之服多致孝
禹之賢也
高佑

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於已不敢以為
非已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
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
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
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
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楙古通用楙盛大之意不天
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
不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曆數者帝王
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
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

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
言也宮氏曰公孫弘謂堯使禹治水禹已治未
乃推而易疑之禹能使人小人之心相厲也禹
於人易信之後○宴使人信於未成之功也
於功而信之○後○宴使人信於未成之功也
尺璧而重寸陰曰○宴使人信於未成之功也
之實也○重寸陰曰○宴使人信於未成之功也
便立己之理○重寸陰曰○宴使人信於未成之功也
無我則無對○重寸陰曰○宴使人信於未成之功也
至柔也○重寸陰曰○宴使人信於未成之功也
賢之所為也○重寸陰曰○宴使人信於未成之功也
可也○重寸陰曰○宴使人信於未成之功也
事能盡此者○重寸陰曰○宴使人信於未成之功也
功皆盡此者○重寸陰曰○宴使人信於未成之功也
以代言功○重寸陰曰○宴使人信於未成之功也
愈服其能○重寸陰曰○宴使人信於未成之功也

不待擇於過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人無心亦
 未全是不好聖人不言以危蓋從形體而上言泛人
 向故言倚靠不執定枕則去如船道如枕任道心為
 蓋無定心向若執定枕則去如船道如枕任道心為
 發無出底人若執定枕則去如船道如枕任道心為
 無隱之心如底人若執定枕則去如船道如枕任道心為
 子便流了底是問如惟危是惟微曰小人是道不底
 來易得流於惡思惟危是惟微曰小人是道不底
 道元來只是惡思惟危是惟微曰小人是道不底
 程子曰義禮智之氣做成人故危之明一精從道惟
 欲其守之精而守之道心一聖人也此二道明一精
 明以授受之精妙而不過此論惟欲則對是守一微
 安靜乃能精思而後思慮當與思慮合底心乃純一
 間當食與不食而思慮當與思慮合底心乃純一
 合當食與不食而思慮當與思慮合底心乃純一
 是道不教人人心也勝無道人心惟精是聖人常精
 道是道不教人人心也勝無道人心惟精是聖人常精

引夫處一箇心去所以又貴於道一精一是一是常守
 工夫處一箇心去所以又貴於道一精一是一是常守
 只是處一箇心去所以又貴於道一精一是一是常守
 心便成一箇心去所以又貴於道一精一是一是常守
 明又問能守之固危道得辨之明矣這中是之固危
 危動難安否惟危道得辨之明矣這中是之固危
 險其動難安否惟危道得辨之明矣這中是之固危
 之也動難安否惟危道得辨之明矣這中是之固危
 幸也動難安否惟危道得辨之明矣這中是之固危
 一日所以至精別此二執厥中一坑火在彼又危疑
 多若不於天理上亦執厥中一坑火在彼又危疑
 不若不於天理上亦執厥中一坑火在彼又危疑
 舜不若不於天理上亦執厥中一坑火在彼又危疑
 成不若不於天理上亦執厥中一坑火在彼又危疑
 頤不若不於天理上亦執厥中一坑火在彼又危疑
 峯不若不於天理上亦執厥中一坑火在彼又危疑
 何不若不於天理上亦執厥中一坑火在彼又危疑
 能執中執中執中執中執中執中執中執中執中執中
 寂然不動也問曰允同行道者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感而遂通者也人當精審專一哀樂未發之中所謂
 感而遂通者也人當精審專一哀樂未發之中所謂

發於形氣者惟危發於義理者惟微故欲人如此
用必察其發於形氣乎發於義理乎發於形氣則
推折而堅持固執則念不忘使前之擴充者常昭
又從之而折者必念潛遁而聽之至於無不
著明而氣情且一則心之所發身之所為無不
合乎事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
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而非天下之公論皆妨
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
故又戒其勿用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
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陳

經曰勿聽勿庸所以
守護此中而勿失之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

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

不再

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
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
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
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

當戰之統之注
此懼統之戒謹

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
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
哉此文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
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兢兢無敢逸豫
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
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
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
欲禹受命而不復辭也陳氏大猷曰人心惟危以
非君以下示治法傳治統也○而精微之理敬畏之心戒慎
辭舜授禹言有詳畧而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四海困窮天祿未終舜之傳禹益此所得於堯之
四句一海一困窮天祿未終舜之傳禹益此所得於堯之
義理益明敬戒益至耳合堯曰禹謨二篇而觀之

禹曰可見矣枚卜功臣惟告之從帝曰禹官占惟
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望口禹拜稽首
固辭帝曰毋惟汝諧トノミ

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
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
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是後
龜卜筮著習重聲平也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

書經卷之八
洪範卷之八
十一

所尚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衆謀皆同
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况
占卜之法不待重告也固辭再辭也母者禁止之
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條故數物曰枚數事曰條故卜人人而下之也○
條故數物曰枚數事曰條故卜人人而下之也○
條故數物曰枚數事曰條故卜人人而下之也○
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條故數物曰枚數事曰條故卜人人而下之也○
條故數物曰枚數事曰條故卜人人而下之也○
條故數物曰枚數事曰條故卜人人而下之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具皇帝之初

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
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

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
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攝
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
終之初等事也舜不當立堯廟然堯與舜皆黃帝之後其宗堯何憚
帝曰咨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

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
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
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

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眾盛之貌蠢動也蠢上然無知之貌昏闇暗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眾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

也 內寓于方

眾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眾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之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陳氏曰舜時溥海內外皆迪有功弗率惟有苗此而猶弗率故征之○孫氏曰指其君長則曰有苗兼其君子言則曰苗民以種類言則曰三苗○其預期之辭

三苗苗民逆命蓋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

自備有人損
自謙者人益
天之常道

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
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
引慝祗載見驚服變瓊齊慄警亦允若至
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
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
苗格

三旬三十日也以前臨之閱月苗頑猶不聽服也
替佐屈至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

中則易領月備
易野
謙又傳天運虧盈
謙地運變盈虧

未可威服故替佐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
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
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亦也歷
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姓閔下謂之旻日非
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
母之故而日號泣于旻天于其父母蓋怨慕之深
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引慝自引
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慝也祗敬載事也稷長
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驚服也齊莊敬
也慄戰慄也變瓊莊敬戰栗之容也舜之敬畏小
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

龜山揚氏曰舜于羽是也古之時文武之於舞道故千
戈兵器也云者已不為武備矣君臣之於舞道則當一
文敷心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以無言贊禹觀
舜命禹征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以無言贊禹觀
遂班師命禹征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以無言贊禹觀
格夫舜命禹征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以無言贊禹觀
告舜而告禹征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以無言贊禹觀
粟之舜乃告禹征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以無言贊禹觀
也乃之舜乃告禹征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以無言贊禹觀
而乃之舜乃告禹征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以無言贊禹觀
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舜乃告禹征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以無言贊禹觀
之事為今觀之則益之舜乃告禹征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以無言贊禹觀
此古人之功也益之舜乃告禹征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以無言贊禹觀
氏曰禹自會此理益之舜乃告禹征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以無言贊禹觀
唯便班師自會此理益之舜乃告禹征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以無言贊禹觀
廷開暇自會此理益之舜乃告禹征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以無言贊禹觀
之外有非克艱之益之舜乃告禹征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以無言贊禹觀
功其謨非克艱之益之舜乃告禹征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以無言贊禹觀
有舜禹授受一陶之益之舜乃告禹征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以無言贊禹觀
所謨之旨哉大抵一陶之益之舜乃告禹征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以無言贊禹觀

○臯陶謨

皆前所以紀述授受之辭而征而臣克
也網領一節道心純乎義理之心正而
其於人則道心純乎義理之心正而
察之私則道心純乎義理之心正而
氣之職分內事職分內事職分內事
事皆職分內事職分內事職分內事
君道之艱自見其當然有事皆性分內事而能之者矣

今文古文皆有

陳於帝之前也故揚雄曰臯陶以智為人安
謨○臯陶曰此篇網領在於臯陶則能知人安
而安民之故臯陶首推信於臯陶則能知人安
知人之事未列安民之道其言之有序如
此豈非嘉謨也哉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的禹

日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停叙
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
俞

稽古之下即記臯陶之言者謂考古臯陶之言如
此也臯陶言為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
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
問其詳也都者臯陶美其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
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求則非淺近之謀
厚叙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群

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
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臯陶
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
也○又按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
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臯陶則載
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
德謨明弼諧臯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
于四海祗承于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盡臯陶比例
立言輕重於此可見問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是形
宋子曰下文說謹厥身修思永是允迪厥德意度
明勵翼是謨明弼諧意恐不是形容臯陶底語○
蘇氏曰虞世南而謂禹臯陶為古者自今以上皆
古何必異代春秋傳引虞書皆云夏書安知非作

於夏時乎○林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言其實陳
 於舜前史記曰帝舜命禹曰禹上言臣相與語帝前是也
 迪如啓則謨必貴明躬欲與禹以不明則不能開陳不
 君德則祗以抵牾德昭明欲與禹以不明則不能開陳不
 陳氏曰允迪厥德昭明欲與禹以不明則不能開陳不
 言但謂君當信德昭明欲與禹以不明則不能開陳不
 言易入故漢易以明而昭易以昭此史言陶欲君則臣
 以為德者有言卑陶以○呂氏曰此史言陶欲君則臣
 出於德故指其根本以○人曰天知史言陶欲君則臣
 當有德文○季氏曰取人以身修其身者曰慎曰安
 修思本歟○書之要領也取人以身修其身者曰慎曰安
 民之恩義家人之道○陳氏曰九族之厚其齊治也
 序盡齊家之道○陳氏曰九族之厚其齊治也
 火序不至為夷○陳氏曰九族之厚其齊治也
 可久而後功無窮也○陳氏曰九族之厚其齊治也
 身也則遠在此矣○陳氏曰九族之厚其齊治也
 既可知是推之安民也○陳氏曰九族之厚其齊治也

事為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
 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願
 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
 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
 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
 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
 也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
 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
 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美哉○朱
 曰亦行有九德○論語○九德凡十○八種言其人
 之有德則當以○論語○九德凡十○八種言其人
 氣質每兩件一家○論語○九德凡十○八種言其人
 德者以此自修也○論語○九德凡十○八種言其人

四凶未去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
天下未去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遽去其君則民不
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而而不甚而去之也

胡孟反

采

畢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
言曰載采禹曰何畢陶曰寬而栗柔而立
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
而塞疆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
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
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其事其

北孔安國言其
有德必言其
言因言以為驗

兀
芥

畢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

不在彼也在此者無他修身而已矣○西山真氏
曰畢陶陳謀未及他家之本慎之一字又修身之本蓋人
君一身天下國家之不息也為君執事不知修身之當修然
思或欲其能久而不息也為君執事不知修身之當修然
致謹然後謂之主而物不鮮則朝乾夕惕不知修身之當修然
益哉後世永則久而物不鮮則朝乾夕惕不知修身之當修然
親親尊賢二者則久而物不鮮則朝乾夕惕不知修身之當修然
吾二賢又各盡其以勤勵之族必身之推為吾輔身之使均被
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巳中庸九經之序其亦有所
祖於此或○陳氏無經曰禹臯同列之際或有俞
或吁或弗或○陳氏無經曰禹臯同列之際或有俞
心則都之俞之何無非真情實意之所發在人猶在
已也故聞言而拜不合則吁之善之在已猶在人猶在
自言而先言曰而拜不合則吁之善之在已猶在人猶在
都不為於

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
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境何遷乎

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畢陶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境巧好令善孔大也

一也畢陶謨曰彰厥有常吉哉立政曰庶常吉士則知吉士未始不有常德而常德所以為吉士也○堯氏曰觀人不求其全而求其常也而不全不害為德德而不常皆矯偽且○臨川吳氏曰此以下自亦行有九德至敬哉有土言安民之事之事自天聰明至敬哉有土言安民之事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

亮采有邦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疑

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之

此言合受三德而用之以布於政使九德之人皆言謂天子如此後德治能之士在官

不同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德之多寡
職之大小繫言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
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祗
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
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
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父皆在官
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
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也相師法也言百僚
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
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
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

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
行於四時者是也疑成也言百工趨時而眾功皆
成也問大夫宣九德各日九德成事如此則天子諸
諸侯大夫皆有九德各日九德成事如此則天子諸
蓋言取人不可不求備官人當以等耳豈德不可
之謂耶問風夜浚明至有邦古註以為三德六德
大夫及諸侯林氏謂卿大夫諸侯用此三德六德
之人未及諸侯是足矣非必說得之猶孝經說六德
類蓋論知如是足矣非必說得之猶孝經說六德
與本論知如是足矣非必說得之猶孝經說六德
其時○馬氏曰宣彰有常乃吉日宣日百工之事各得
也○王○氏曰宣彰有常乃吉日宣日百工之事各得
敬○文○德○之○賢○使○任○有○邦○真○氏○取○之○賢○使○任○有○邦
庶○與○下○文○翁○受○敷○施○九○德○之○賢○使○任○有○邦
五○行○在○地○為○物○在○天○為○時○順○其○時○而○協○之○則○五
皆○成○以○材○而○為○人○用○矣○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
木○所○以○空○以○時○相○阪○照○所○以○挽○土○辰○也○秋○為○徒
辰也

春達溝渠所以概水辰也又曰春盛德在木布德苑惠所以順木辰夏盛德在火勞民勸農所以順火辰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禁暴誅慢謹蓋藏欽積聚所以順金水之辰上寄旺四時四辰順土在其中矣○王氏曰五辰分配四時四辰順土木之辰夏則巳午為火之辰餘彼此○春則寅卯為日天子有天下者於九德之辰合而受之敷而施之使皆事其事各效其能以居其官則百官長屬所職之事悉不違時故循四時之序而衆功皆成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無與毋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去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道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

卦三十三章曰於其易為大於細天下難復作於易天下大也作於細

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兢業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馬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朱子曰幾者理雖已曰動而教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孔氏曰不為逸豫貪欲之奉是有國者之常當戒懼萬事之微位非其人為空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陳氏大猷曰功成之後逸欲易生逸豫怠遊宴之類欲聲

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彛物則各
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
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
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
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
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
勅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
衆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
叙天人一理天命天討既曰天便自有許多般在
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
者謂之秩秩天叙便是自然底故君便教他居君之
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天叙便是那天叙裏面物事如天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
他這箇自然之秩許多典而禮都是天叙凡其下
聖人只是因之而勅正之夫典章制度文物禮樂車輿
謂之冠婚喪祭之禮與夫典章制度文物禮樂車輿
衣服無一件是聖人行將去同寅協恭是君臣上下
只是依傍他天理者則賞以服之天討以聖人未嘗
賞則罪以之小者則賞以服之天討以聖人未嘗
毫私意於其間只是奉天行天法而已聖人未嘗
哉天命有德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而已聖人未嘗
如此人命幾時與與則便私意都只有善有惡則
當喜如怒彼自與與則便私意都只有善有惡則
惡於其間哉五禮有庸五刑以章顯之同寅協恭
和乘五服五章五禮五刑五用是政事懋哉○
西山真氏曰按五禮五刑五用是政事懋哉○
又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叙初齊氏曰人而無禮則諸
之品秩於義為得○

書經卷之六

侯得請以請... 陽公所以謂... 等所以倫也... 敢之其情欲... 心之先務防... 受天全地之... 禍君必是福... 之者為罪是... 溘之天用五... 感大者當勉... 以從事而刑... 則典之禮服... 若師之禮道... 人代之意○... 臣聚精會神... 否則為虛文... 一有息賞罰... 元度曰周官... 侯得請以請... 陽公所以謂... 等所以倫也... 敢之其情欲... 心之先務防... 受天全地之... 禍君必是福... 之者為罪是... 溘之天用五... 感大者當勉... 以從事而刑... 則典之禮服... 若師之禮道... 人代之意○... 臣聚精會神... 否則為虛文... 一有息賞罰... 元度曰周官...

之服侯伯服... 下三章冕而... 章之服如孤... 子言之非也... 然公降龍也... 傳政事懋也... 有照應蓋自... 故同寅協恭... 當作五庸五... 當作五庸五... 侯得請以請... 陽公所以謂... 等所以倫也... 敢之其情欲... 心之先務防... 受天全地之... 禍君必是福... 之者為罪是... 溘之天用五... 感大者當勉... 以從事而刑... 則典之禮服... 若師之禮道... 人代之意○... 臣聚精會神... 否則為虛文... 一有息賞罰... 元度曰周官...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達于上下故哉有土

威古文作畏... 天之聰明非... 之明畏非有... 也因民之好... 也因民之好... 侯得請以請... 陽公所以謂... 等所以倫也... 敢之其情欲... 心之先務防... 受天全地之... 禍君必是福... 之者為罪是... 溘之天用五... 感大者當勉... 以從事而刑... 則典之禮服... 若師之禮道... 人代之意○... 臣聚精會神... 否則為虛文... 一有息賞罰... 元度曰周官...

上下上夫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
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
而吾心之敬是文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
不可不知所以敬之哉。問：明一。字：林氏。以：明。是：兩。字。
視聽明言好惡未如何。明：揚。則：陋。之：明。
明：畏。言：董。之：所。明：威。七。用：六。極。之：意。明：七。揚。則：陋。之：明。
此：因。上。文。董。之。用。威。七。用。六。極。之。意。明：七。揚。則：陋。之：明。
一：之。理。文。林。氏。曰。天。叙。天。秩。天。命。天。討。而。申。言。天。人。合。
明：城。古。文。作。自。我。心。民。明。畏。七。威。不。必。分。也。○。自。我。孔。
民：視。天。聽。自。我。心。民。明。畏。七。威。不。必。分。也。○。自。我。孔。
則：不。忽。乎。民。是。乃。不。忽。乎。天。不。敬。則。徒。知。天。之。君。惟。敬。
之：謨。必。以。推。極。安。民。者。必。未。盡。也。自。天。子。至。諸。侯。卿。
大：夫。有。四。封。有。采。地。者。必。未。盡。也。自。天。子。至。諸。侯。卿。
民：皆。當。以。敬。臨。之。○。示。山。真。氏。曰。武。夷。胡。氏。嘗。舉。

臯陶謨天叙至有土章
曰臯陶之學極純粹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兪言底可

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旣臯臯哉

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臯陶謂我所言順於理
可致之於行禹然其言以為致之於行信可有功
臯陶謙辭我亦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日贊
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也○陳氏曰贊非一事
贊贊之不己也○林氏曰左傳定公十五年莖定
公而臯陶發明事註襄成也訓襄為成○董氏
蓋二者雖皆為難事而人知之尤難詳於成○董氏
則安民有難若矢然於知人為尤難必明於知人
崇兢業惟恐人君不知戒懼而至於曠官廢事於

安民之中則懋政事敬有土惟恐人君不知懋敬而至於獲天玩民蓋以人君一心又知人安民之根祇與

益稷

今支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臯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支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問臯陶禹成厥厥功帝舜中之未知申字如何看朱子曰此是二篇之叙第一句說益稷所謂臯陶二句說大禹謨第三句說益稷所謂臯陶即所謂汝亦昌言者也此書伏生本只是中析為三篇故益稷之問語勢亦相連孔壁

者又叙其功是簡後如何問益稷篇禹與臯陶且叙其功是簡後如何問益稷篇禹與臯陶時只是說他無可言但子思一段那臯陶問他如何說他無可言但子思一段那臯陶後面一段是他怎麼說良久云他收斂說那丹朱後故此地說丹朱功以此相成得為天子我如此勤若故有以此相成教莫如丹朱我如此勤若故有以此相成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

濟水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樹遷
有無化居承民乃粒萬邦作入臯陶曰俞

師汝昌言

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臯陶既陳知入安民
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臯陶之謨
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
此則上篇禹臯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堯之前
也如何者臯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
水泛溢上漫聲于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

目不明
六濁
樞倫切音春

晉音茂勢滿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
乘車泥乘輶反倫山乘標反倫也輶車記作輶
標史記作輶漢書作輶反倫其狀如箕擿反倫革行泥上
長半寸施之履下以土山不蹉反倫也蓋禹
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
循刊除也在傳云井堙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
涌勇音不洩泛濫彌階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
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
工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
與益進衆鳥獸魚鼈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九

書經

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
深尺曰畝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一仞曰澮澮澮之
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水注天言畝
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决九
川之水使各通于海次濬澮澮澮之水使各通于川
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
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徒有於無交暢變
化其所居積之貨也悉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
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
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
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

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
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臯陶以其言為可師法
也新安陳氏曰舜禹好善之心皆無窮當時昌言
也舜前舜猶渴聞不倦方使禹亦如臯陶之昌言
此舜好善無窮之心也禹讓善於人思日及此心謂皇
陶言已至我復何言讓善於人思日及此心謂皇
不怠勉為善於已舜禹大舜禹之言亦思日及此心謂皇
禹聞善言則拜於大舜禹之言亦思日及此心謂皇
以此欺言則蘇氏曰禹曰子何言亦思日及此心謂皇
有知也曰子思日及此心謂皇
也陳氏大猷曰辭伏生以益稷合於臯陶謨有以也
廢臯陶問禹所以動者萬事所由成於臯陶謨有以也
水之勤勞以答之而不及其他蓋以平禹生受其治
在彼勤勞而巳意在外也蓋以平禹生受其治
而有所歸小水濬而有所入治也蓋以平禹生受其治
川則雖澮澮之水不能除水患也蓋以平禹生受其治
人則雖澮澮之水不能除水患也蓋以平禹生受其治
如此人而難食之後天下知禹之功而巳禹以益稷與有
曰水之難食之後天下知禹之功而巳禹以益稷與有

功焉故言暨益暨稷是禹不自有其功而與益稷
同之乃歷舉其功若於此何也蓋難之念易忘平
成之乃歷舉其功若於此何也蓋難之念易忘平
言其功者非有深意何謂之昌言哉○董氏自
驚其所司空稷為三人者均益為虞士田澤○
借行故時施宜處利乘便以救斯民於水澤之
者益致其利有可播種漁取以得食者稷授其
播於餘禹食既而不忘益稷相通貨食兼足始
乃有餘禹食既而不忘益稷相通貨食兼足始
如此微禹之言後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勳不應侯志以昭受

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嘆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
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
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
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
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
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性私欲之念
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
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不
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

首明哉朕躬良哉
答之康哉

書經大卷一

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息其

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

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

至若意而後我者以是

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

休美乎

惟康當求簡安穩處

惟人應之天亦應之

命禹所謂慎乃有位

而後能與言宜帝俞

之惟不暇能動定而

止故能為萬事之能

於君欲其治安安我

之皆惟曰克其治安安

量敬復為執為之賢

之則動者我之著靜

上當天心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

彌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歎詠

以見彌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俞而然

之也孔氏曰鄰近也若臣道近相須而成

我助我乃蓋為臣親近也我而助我故曰臣哉

曰臣以我分言鄰臣以情言鄰臣哉鄰哉

鄰曰嚴氏補之曰臣謹其分也鄰不忘其分也

親君能如鄰以親君乃臣也臣鄰皆指禹言

之惟不暇能動定而

止故能為萬事之能

於君欲其治安安我

之皆惟曰克其治安安

量敬復為執為之賢

之則動者我之著靜

上當天心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

彌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歎詠

以見彌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俞而然

之也孔氏曰鄰近也若臣道近相須而成

我助我乃蓋為臣親近也我而助我故曰臣哉

曰臣以我分言鄰臣以情言鄰臣哉鄰哉

鄰曰嚴氏補之曰臣謹其分也鄰不忘其分也

親君能如鄰以親君乃臣也臣鄰皆指禹言

學勝文字故暫
以之來之匪之直之
神之習之使自得
又從而振德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自予欲左右有民汝
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彙藻火粉米
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
言汝聽

此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為
助猶元首須股肱耳自以為用也下文翼為明聽

即作股肱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手足所謂
輔之翼之使有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
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
以有為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
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表下裳
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
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
會繪也宗彙虎雉魯水反○爾雅註雉似游猴而
有大歧鼻向上兩脚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似
以兩指取其孝或謂虎取其猛雉取其智取其孝
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
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巴相背佩取其

奎彙
元方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納之於上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與工納言
是也與詩之是也○言如氏曰五言成言
邦國與時而之詩是也○言如氏曰五言成言
言志歌五聲雖聲依永律和聲雖氏曰五言成言
和則為五聲雖聲依永律和聲雖氏曰五言成言
宮氏曰禮樂之功成禮之大者於詩律五聲則播於五言之所
文也治禮樂必在制禮者於詩律五聲則播於五言之所
可以興禮樂固有心志也○言如氏曰五言成言
鄰命與見君臣猶為一身也○言如氏曰五言成言
臣之忘形君臣猶為一身也○言如氏曰五言成言
股肱之耳目君臣猶為一身也○言如氏曰五言成言
所欲非左若為心也○言如氏曰五言成言
力豈非右若為心也○言如氏曰五言成言
聲然彼各治一官禹則認百官而治之豈非察井宣
兼舉四事而寄以一官禹則認百官而治之豈非察井宣
股肱之耳目君臣猶為一身也○言如氏曰五言成言

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止其失爾無面
諛以為是而背毀以為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
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
曰非我而相之謂之弼故弼字或作佛○言如氏曰
予違汝弼而相之謂之弼故弼字或作佛○言如氏曰
是也與詩之是也○言如氏曰五言成言
遠自處而責以有之求為弼不點○言如氏曰五言成言
曰上言子欲謂則不當苟順乎聽我謂常○言如氏曰五言成言
言予違汝弼謂則不當苟順乎聽我謂常○言如氏曰五言成言
而尤以警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人敬之○言如氏曰五言成言
肯欺君而為面非容受未至而致人敬之○言如氏曰五言成言
四鄰聞言而後不盡故其末之使人敬之○言如氏曰五言成言
惟鄭玄以近前不盡故其末之使人敬之○言如氏曰五言成言
經傳無此官傳有鄰為四近之臣勅之○言如氏曰五言成言
○新安胡氏曰既責禹以弼遠又欲其欽四鄰謂士外承

庶頑讓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所與同列之近臣當敬之使同心而弼我也○陳氏大猷曰四鄰諸臣各有其職而舜亦可以責禹者禹百揆無所不統也於此可觀君道亦可以觀相道矣○新安陳氏曰無面從於上而諂道亦可以觀相道矣○朱子嘗疑之臣之職也又按語欠明當云於下有不敬爾為四鄰近臣之職也等處姑據衆說下疑有開文朱子嘗疑之與今於此等處姑據衆說下疑庶頑讓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可通然深繹之與今於此等處姑據衆說下疑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讓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聖者時是也在此是指忠直為言侯射侯也明

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音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聲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為頑愚讒說也必矣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音谷又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捷扑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于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婣音暗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啟其憤發其悻使

射以質不可不辨鄭氏周禮註云崇高也方猶
等也高廣等謂侯中書布曰正棲皮曰鵠也
氏曰詩疏正鵠皆鳥名也中書布曰中為鵠故以名存
其愧耻而遷善改過以行於一時書識示於後也
陳氏曰射侯以禮教也既捷書於地間也於先
言以樂教也復時賜以感發之於後有耻且格欲
與心並生之遂威之不用之也○臨川吳氏曰帝舜
為君愛人之道仁之至也○陳氏曰帝舜
聖人愛人之道仁之至也○陳氏曰帝舜
之聖人愛人之道仁之至也○陳氏曰帝舜
有終自絕於善之理此聖世所以化而人未
封之俗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乎海隅蒼生萬
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

注曰國象皆其
帝臣而卷是
用之使陳布
言明之皆以
大小之差以
服旌其能用

無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
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誥哉意同口然而
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
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其同時是
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眾庶也禹
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
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
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
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

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
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
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
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為誕慢日進
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為可慮哉林氏曰禹不
又廣帝之意謂輔弼之責雖在臣鄰然當廣延萬
邦之賢無以為止此而已○陳氏曰數同猶言或
以言揚名功或曰舜典所自下而奏上此以諸侯
○新安陳氏曰直言奏也○陳氏曰數同猶言或
諸侯親天子故直言奏也○陳氏曰數同猶言或
故待言納下陳而黎著奏其言而明眾庶以
黜職為重故言黎著奏其言而明眾庶以
氏曰然諸侯之功已著奏其言而明眾庶以
其已然之效黎著奏其言而明眾庶以
將功以責其效黎著奏其言而明眾庶以

無若舟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畫

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

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

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彌成五服至于五千

州十有一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

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

乃坊惟叙畢陶方抵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漢志堯處子朱於丹淵為諸侯丹朱之國名也
額額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暴盪盪舟之類
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歿絕也世者世
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
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堯而禹之戒非至
白無若丹朱好慢遊作敷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
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
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
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

任辛日娶妻
于甲日復
治水石ツ
么

東北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
塗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
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次相
聲度平治水土之功為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
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
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
也疆理字內乃人君之事非入臣之所當專者故
曰弼成也五服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
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一師者每州立十一諸侯以
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群后也薄道也九州之
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

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畧外者如此即就也謂
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誦行有功惟
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之也帝言甲
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頑
而弗率者則臯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
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去罪可以畏服乎人也
上文禹之意欲肆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文教之
及而帝以禹之功叙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
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
凶頑亦師征之猶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能致
是未知聖人兵刑之叙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帝

之此語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祖征後事蓋威以
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
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舜之
此言雖在三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禹
曰固是然事亦不量若家若父若母豈可不入
底水之患甚急有頃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
奔君父之急難雖不國過家見父母亦不妨也
弗即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之夫不妨也
而後分之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
又曰三苗之今而說者謂苗既格而罪而竄之
一曰種之苗猶未是如謂苗既格而罪而竄之
左洞庭右彭蠡今湖比之溪洞相似溪洞有數種
矣項在湖南見說溪洞蠻搖畧有田種地亦甚闊
曰僚而其最輕捷者曰苗之遺民乎然則所謂三
者多此種也豈二苗之遺民乎然則所謂三苗者

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
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
合詠歌之聲也格神之格思之格禮賔丹朱也堯
之後為賓於虞猶微子作賓于周也丹朱在位與
助祭群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
之樂也管猶用禮所謂陰竹也鼓如鼓而小有柄持
之管孫竹竹之根未生者之管也鼓如鼓而小有柄持
而搖之則旁耳自擊祝敵郭璞云祝如漆桶統首方
十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
右擊敵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鈕上林呂反
刻以籥籥標歷真之籥長一尺以木為之始作也擊

祝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樂故以止之蓋節樂之
器也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
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
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音貢鼓維鏞是也大
射禮樂人宿縣音音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頌鐘即鏞鐘也上
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卿
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音間歌魚麗笙由庚或
其遺制也倉蹠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
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蹠蹠然也簫古文作
箭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箭韶季札觀周樂

見舞韶節者則節韶蓋舞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
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
九叙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
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
為鳳其雌為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夏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
敵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
上下而遞替音奏間法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
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
鳳尊異靈瑞故別必列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
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

之處反臣許為獸形故於笙鏞以間言鳥獸蹠蹠鳳
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以狀
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蹠蹠來儀者乎
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遊魚出
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
去聲者多矣况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
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今按本札觀周樂見
舞韶節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
無不載雖甚盛德茂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
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久則群后德讓微而感物
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大小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為至而石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反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

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王氏淡曰八音以石為君而韶樂以球為首宜於此又單言石也。○孫氏曰前此先言鳥獸而後及庶尹以難易為序也。○王氏炎曰此言鳥獸而後及舜禹之議論既載於前變之作樂所以形容治功而成故以變工於樂者於後亦非一日之言史臣比樂以發之。○變工於樂者於後亦非一日之言史臣比樂致而天有變之至和極矣。○臨川吳氏曰變言樂如樂之蓋有舜之德是極盛而韶樂又盡善盡美及其感應之妙古今莫及。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羣陶拜手

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

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

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庸用也歌詩歌也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

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臯陶言人君當總率群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平聲故深戒之也屢數音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臯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臯陶

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
碎也情懈怠也墮傾地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
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
非作歌而責難於臣畢陶廢歌而責難於君君臣
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洛茲所以爲不可及也
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
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與畢陶之廢歌
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誦者當自此始陳氏曰田夔
之意而寓之歌所以保治功也保治在勅天勅天
之要在時幾人求天於天聖人求天於己人事之
命可保矣乃歌之意謂吾欲勅天以謹時幾必賴
股肱之助專責望於臣也廢歌之意專責望於君
也君臣交儆各盡其職則治功可保矣陳氏曰

歌曰舜之治至於功成作樂極矣然危亂之幾常
史既載治韶樂極聖人安不忘危上下交相戒成
至微治功雖已極於盛惟時亦樂之本也
歌者和樂之後世發也當和樂之時不志新
虞舜能樂之於戒命而謹時幾之識此意又曰歌
之序圖幾也所謂起而君臣能如此度可謂熙
乘時圖幾也所謂起而君臣能如此度可謂熙
命而末保之矣西
人爲明臣以任職者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知
學臣任職則以任職者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知
康也若夫君行不肖者則不得苟容於朝君
情矣此命而作君臣勸也和
爲勅命而作君臣勸也和
事所以勸天而命也後
可曰善起熙帝命也後
意以復往極治帝命也後
而欲其加謹慎省察之心凡
飲哉不可玩夫已爲也於

